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 調查報告 (2022)

Surve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2022)

報告發表日期：2023年9月

研究員：文達聰
司徒雪萍
李春花
李綺妮
殷秀汶
梁慧盈
陳劍鋒
鄭金洪
羅愛萍
譚智聰
龔萬聲

主辦機構：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Hong Ko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Masters' Association



目錄

序言 / 龔萬聲	1
第一章 問卷設計、派發及回收	3
第二章 參與研究學校的基本資料	4
第三章 社 (全校性縱向結構的組織) / 鄭金洪	5
第四章 學生會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 殷秀汶	11
第五章 學生活動 (包括學會、短期班或校內比賽) / 李綺妮.....	19
第六章 學校大型活動	27
第 1 節： 學校旅行 / 陳劍鋒	28
第 2 節： 全方位學習日 / 文達聰、梁慧盈	31
第 3 節： 水/陸運會 / 譚智聰、梁慧盈	37
第 4 節： 境外遊學 / 羅愛萍、梁慧盈	44
第 5 節： 歷奇活動 / 李春花	52
第七章 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的統籌及行政工作 / 司徒雪萍	55
餘音 / 龔萬聲	64
註釋	66
參考文獻	70
作者所屬學校	71

序言

大疫流行，自 2020 年初開始，全港以至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活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侵襲的陰霾下。不要說學生不能參與課外活動，教育局被迫宣佈於 2020 年農曆新年學校假期後停課，以減低學生在學校交叉感染風險。學校、老師、學生以至家長頓時措手不及，當時網上授課並不普及，大部份學校也沒有實施網上課堂的安排，老師及學生更不懂得什麼網上直播軟件(例如 Zoom, Microsoft Teams 等)。所以停課就是直接停止了學校課堂，老師也就只能夠於網上發佈課程簡報投影片(ppt)及少量功課而已，然後靠一些通訊軟件(例如 Whatsapp, Wechat 等)與學生及家長保持聯絡。如果大家還記得除了學校停課，當時的新聞報導更充斥著香港人到處搶購口罩、酒精、廁紙、漂白水；限聚令、口罩令；限制餐廳食肆堂食；在家工作；每天有多少人染疫、進入深切治療部、不幸離世...總之突如其來的一場疫症，令我們經歷什麼是無常、什麼是不確定。

最初還以為疫情會像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般，持續至夏天便會恢復正常，怎知道期盼一次又一次落空，到了本研究計劃在 2022 年暑假開展，疫情並未完全退卻，學校在 2020-2021 及 2021-2022 學年也只能作有限度開放：時而半日、時而全日課堂；有時要按整級學生接種疫苗數目達至某個百分比才可以安排實體課堂；有時只能個別年級(例如要應付公開考試的級別)可以有實體課堂，有部份年級只有網課¹。更不要提跨境學生在 2020 年初竟然已有 3 年完全沒有實體課堂！只有在網上透過電腦軟件(例如 Zoom, Microsoft Teams 等)上課、交功課、考試。就算在學校正式實體課堂，全體師生在校內要長期戴上口罩；課室內學生座位要裝上透明隔板防止飛沫；小息、去洗手間、到圖書館、到小食部排隊買零食(其實有很大段時間根本不准除下口罩進食)也要有社交距離；有限度的體育課、音樂課、實驗課，更不要說取消了、延後了、更改了原本計劃了的各種課外活動、水陸運會、學校旅行、遊學團等。學校這 2、3 年為著防疫政策疲於奔命，再加上推展國家安全教育²、加強價值觀教育³、更新中學教育的學習宗旨⁴等教育政策，學校無論正規學科課堂或是非正規課程包括所有的學生活動都要作出變更及配合，在這樣的框架下學生活動會有怎樣的變化呢？學校會怎樣安排及佈置這些非正規課程尤其課外活動呢？

如果大家以為老師在疫情期間因為沒有實體課堂而令教學變得輕鬆，那便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在疫情前老師會懂得如何直播網上課堂、佈置網上課業、如何利用平板電腦教學等一切新的教學常規嗎？所有老師面對這些科技都要從新學習，這些以往老師完全沒有接觸的技能一下子變成了課堂上必要的元素。更不要提及在課室內要同時照顧實體學生及網上學生的一種「混合上課模式(blended mode)」⁵。再加上老師最清楚「教了不等於學生學了」，學生在網上課堂真的乖乖

坐在電腦前學習？老師只能夠隔著電腦在小小的視窗屏幕內估計學生在留心上課吧。筆者也聽聞有學生預先錄製了「扮」上課的片段，包括聚精匯神看著電腦屏幕，不時點頭然後抄筆記等，然後重覆播放以瞞天過海，最後老師發覺異樣才被揭發。如何建立網課的課堂常規，老師都必定花了大量心思，更不要說如果學生沒有開啟鏡頭怎辦？欠功課呢？基層學生家庭沒有電腦裝備及穩定網絡怎樣算？如何在網上進行較公平的課程評鑑例如測驗考試？以上種種都已令老師頭痛不已，老師還可以好像以往為著學生的全人發展而安排課外活動/學生活動嗎？

學生終日被困在家上網課其實一點也不好受。先不說有些家境不太好的、住劏房的、沒有自己書桌/房間而要在睡床上網課的、家中有 2、3 位兄弟姊妹同時上網課的、甚至父母也要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的學生。因為疫情嚴峻也不能隨便到街上逛逛、到球場公園舒舒氣。一家人正常在早上返工返學，到黃昏甚至晚上才相見相聚三數小時，閒話家常可能很幸福。但疫情令一家人三年來大部份時間朝夕相對，很多小缺點、看不順眼的小瑕疵就會用放大鏡無限放大。這種情況筆者想起一個中文字「囚」，即「人」被困在方寸之中。在這 3 年間學生的各方面成長真的沒有影響嗎？筆者有時候會懷疑有多少學生在家上網課比實體課堂更為有效(智育)？在極少機會與同學及朋友面對面正常交往，在與人交往時因為長期戴著口罩而根本看不到面部表情下，仍然學懂待人接物、與人相處的常規；識「睇人眉頭眼額」(德育、群育)？又有多少學生在家上網課但卻有進行充足而又輕鬆減壓的運動(體育、個人精神健康)？又有多少學生在虛擬世界中了解及學懂欣賞真正的美(美育)？學校在這 3 年疫情期間，又可以怎樣幫助學生發展自己的興趣、培育他們的均衡發展呢？

在 2021-22 學年，全港中學仍未完全恢復正式面授課堂，學校仍要按整級學生接種疫苗數目達至某個百分比才可以安排全日實體課堂；在學校依然有很多防疫措施，包括學生每天返校要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檢測、課室內學生座位要裝上透明隔板、音樂課/體育課/實驗課的特別的安排等。所以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幹事們在 2022 年 9 月向全港中學查詢，希望藉本研究記錄在這段「特別」的疫情期間，香港的中學如何靈活變通，在僅有的空間仍然為學生安排各類的學生活動，令學生有較全面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對比過往 1983 年、1988 年及 1993 年進行「香港中學課外活動(1983-1993)調查」(馮以浚等，1994)，及龔萬聲、鄭金洪(2013，2018)分別在 2009 年(新高中學制開展前)、2012 年(新高中學制全面實施之初)及 2017 年進行的香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從而透視出不同歷史脈絡下，教育當局及學校如何透過課外活動，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為未來香港培育優質的人材。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專業顧問
龔萬聲博士
2023 年春

第一章：問卷設計、派發及回收

1. 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形式向全港中學的課外活動主任或負責統籌全方位學習的主任查詢，其服務的中學在 2021-2022 學年推展課外活動、全方位學習、其他學習經歷等學生活動的情況。為著令本研究可對比過往課外活動的調查結果，問卷的設計會沿用龔萬聲、鄭金洪在 2009 年、2012 年及 2017 年的中學課外活動調查為框架。而本研究更會聚焦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侵襲，中學如何在有限的上學時間、嚴謹的防疫措施下仍然緊守崗位，靈活變通地為著學生的全人發展設計學生活動。所以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幹事們特別在他們關心的議題，按上述的研究重點加入疫情下學校活動變奏的問題。然後所有研究問題經過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幹事會議的反覆討論，最後落實研究問題及組成問卷。

2. 問卷的派發及回收

本研究以電子問卷 Google Form 的形式發放。在 2022 年 9-11 月期間透過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在不同場合的宣傳，然後透過電郵、協會會員通訊群組等，邀請全港 475 所已在教育局註冊中學(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的課外活動主任或負責學生活動/其他學習經歷的主任按自身任教學校的情況填寫電子問卷。期間為著令更多學校能夠參與本研究，龔萬聲博士於 2022 年 10 月底，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教育文憑課程—學生活動的設計及實施，邀請老師向其任教的學校查詢相關問卷的情況。結果收到 16 份實體問卷回應，並已即時以電子問卷輸入。截止收集問卷的時間為 2022 年 12 月底，結果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收到合共 102 份電子問卷，其中有 1 所學校填寫了 3 份問卷；有 4 所學校填寫了 2 份問卷。我們基於較晚遞交問卷會有較多時間搜集自身任教學校的資料，所以我們會刪去較前遞交的 5 所學校共 6 份問卷。最終本研究以 96 份來自不同學校的電子問卷回應作為基礎，作為分析及討論的根據。

為著保障每所參與學校資料的保密性，我們不會記錄個別學校的資料。在研究結束後，我們會把所有的電子問卷資料完全刪去。

研究者希望借此機會感謝各位填寫問卷的老師，也要感謝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主席及幹事的鼎力協助，本研究才得以順利推展。

第二章：參與研究學校的基本資料

在研究問卷的第一部份，我們請參與研究的中學填上學校名稱，主要是防止同一所學校填寫多於一份電子問卷，我們不會研究個別學校的個案，只在發現回應問卷的答案異常或不明白答案所指，才會聯絡相關學校負責課外活動主任或負責統籌全方位學習的主任查詢。

本研究共回收 96 所不同中學的有效電子問卷回應，佔 2021-22 學年全港中學數目的 20.21%(見表 2.1)。此回收率與過往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以往的中學課外活動研究調查的回收率相約：2009 年(20.27%)；2012 年(23.14%)；2017 年(21.47%)。

問卷還會問到學校的類別，例如屬於官立學校、津貼學校或按額津貼等政府公營學校，還是學校行政及財務有一定自主性的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或是行政及財政更獨立的私立學校。因為我們可以把所得資料利用電腦軟件(例如 SPSS)分析，甚至可以進一步研究各類學校與研究變項(例如開辦課外活動的種類、聘請外聘導師的數目等)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可從學校網址、升學概覽等獲得更進一步的學校資料，例如創校年份、班級數目、學生性別、學校所處地區等，從而深入了解不同變項對學生活動的影響。但本研究旨在探究全港在疫情下的整體活動情況，所以我們不會在此交待這些分析資料。

表 2.1：參與研究中學的類別

學校的類別	2021-22 學年中學數目 ⁵	參與研究中學的數目
官立學校	31	3 (9.68%)
資助學校(津貼學校)	359	85 (23.68%)
其他中學(包括直資、按額津貼及私立學校，但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	85	8 (9.41%)
合共	475	96 (20.21%)

第三章：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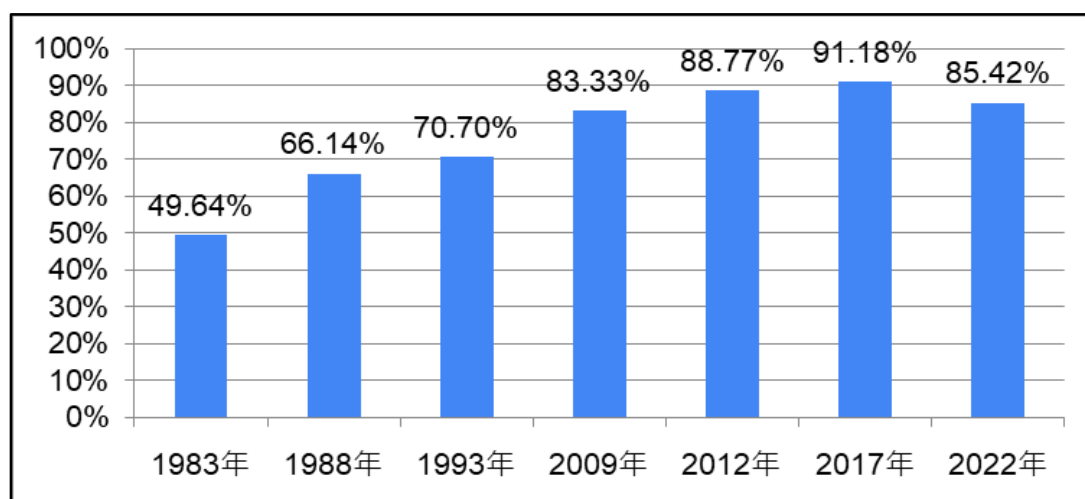
(全校性縱向結構的組織)

鄭金洪

本研究所指的「社(House)」是指全校性縱向結構的組織，而非以整級為單位的「級社」。通常學校會把全校學生平均劃分為若干的「社」，令社的組織涵蓋高中及初中學生，以組織校內的活動及比賽。為著令本研究可對比過往課外活動的調查結果，問卷的設計會沿用龔萬聲、鄭金洪在 2009 年、2012 年及 2017 年的中學課外活動調查為框架。所以本研究向全港的中學查詢在 2021-2022 學年，學校關於社的以下各點：

1. 學校有否設有全校性縱向結構的社
2. 學校設有社的數目
3. 社幹事的產生辦法
4. 學校裏社際活動及比賽的種類
5. 社際活動的組織者
6. 社長和社幹事由哪些年級學生組成

圖 3.1：全港中學設立社的百分比



1983 年、1988 年及 1993 年全港中學設立社的百分比資料來自：

馮以宏、黃毅英、劉錦民、黃光啟 (1994)。〈香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載陳德恆（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會十週年文集》（頁 67-99）。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表 3.1：設立了社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2009 年)	學校數目 (2012 年)	學校數目 (2017 年)	學校數目 (2022 年)
有「社」	85(83.33%)	102(88.70%)	93(91.18%)	82(85.42%)
沒有「社」	17(16.67%)	13(10.43%)	9(8.82%)	14(14.58%)
合共	102	115	102	96

表 3.2：學校設立社的數目

設立社 的數目	學校數目 (2009 年的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的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的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的調查)
2	1(1.18%)	0 (0.00%)	0 (0.00%)	0 (0.00%)
3	0 (0.00%)	4(3.92%)	0 (0.00%)	1 (1.22%)
4	72(84.71%)	87(85.29%)	85 (91.40%)	72 (87.80%)
5	4(4.71%)	3(2.94%)	4 (4.30%)	3 (3.66%)
6	6(7.06%)	8(7.84%)	4 (4.30%)	5 (6.10%)
7	1(1.18%)	0 (0.00%)	0 (0.00%)	0 (0.00%)
8	1(1.18%)	0 (0.00%)	0 (0.00%)	0 (0.0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85</u> 所設有社的學校 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102</u> 所設有社的學校 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93</u> 所設有社的學校 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82</u> 所設有社的學校 為基數

表 3.3：社幹事的產生辦法

	2009 年 調查結果	2012 年 調查結果	2017 年 調查結果	2022 年 調查結果
學生自行選舉	37.65%	38.24%	33.33%	40.24%
學生提名、老師委任	27.06%	22.55%	36.56%	31.71%
老師提名、學生選舉	4.71%	7.84%	3.23%	2.44%
老師委任	22.35%	23.53%	23.66%	13.41%
其他方法	8.24%	7.84%	3.23%	12.20%
	以 <u>85</u>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以 <u>102</u>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以 <u>93</u>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以 <u>82</u>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表 3.4 學校裏社際活動及比賽的種類

社際活動 / 比賽的種類	學校數目 (2009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陸運會	78 (91.76%)	95 (93.14%)	90 (96.77%)	45 (54.88%)
球類	77 (90.59%)	88 (86.27%)	81 (87.10%)	63 (76.83%)
社員大會	71 (83.53%)	63 (61.76%)	65 (69.89%)	N.A.
學術類	52 (61.18%)	53 (51.96%)	64 (68.82%)	32 (39.02%)
藝術表演類	26 (30.59%)	40 (38.21%)	42 (45.16%)	22 (26.83%)
水運會	33 (33.82%)	34 (33.33%)	33 (35.48%)	15 (18.29%)
領袖訓練	32 (37.65%)	32 (31.37%)	45 (48.39%)	25 (30.49%)
競技遊戲	19 (22.35%)	27 (26.47%)	22 (23.66%)	27 (32.93%)
迎新/送舊會	17 (20.00%)	24 (23.53%)	23 (24.73%)	21 (25.61%)
棋類及紙牌類 (2022:棋類或桌上遊戲)	20 (23.53%)	20 (19.60%)	18 (19.35%)	22 (26.83%)
歌唱比賽	(當時問卷沒有此項)			28 (34.15%)
問答比賽	(當時問卷沒有此項)			42 (51.22%)
其他活動 (開放式問題，實際數字可能比列舉為多。)	•<u>便服日/籌款、演講/辯論、音樂比賽、啦啦隊比賽、越野比賽</u>各有 2 所中學舉辦 •<u>舞蹈比賽、戲劇比賽、劇本創作、室內賽艇、清潔比賽、時裝表演</u>各有 1 所中學舉辦	•<u>烹飪、長跑、戲劇比賽、壁報設計、填詞比賽、燒烤、硬筆書法比賽、越野賽、茶會</u>各有 1 所中學舉辦	•<u>長跑/越野比賽、室內賽艇、跳繩比賽、歌唱比賽、烹飪比賽</u>各有 3 所中學舉辦 •<u>辯論比賽、問答比賽、攤位遊戲、四社同樂(燒烤)</u>各有 2 所中學舉辦 •<u>戲劇比賽、啦啦隊比賽、舞蹈比賽、校園定向、閃避球比賽、師生同樂、橋牌比賽</u>各有 1 所中學舉辦	•<u>慈善公益/社會服務</u>有 6 所中學舉辦 •<u>舞會/聯校活動</u>有 2 所中學舉辦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85 所設有社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02 所設有社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有社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82 所設有社的學校為基數

表 3.5：社際比賽及活動的主要組織者

社際活動的組織者	學校數目 (2009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老師籌劃	4.71%	10.78%	8.60%	4.88%
老師主導，學生協助	48.24%	37.25%	50.54%	63.41%
學生主導，老師協助	43.53%	46.08%	37.63%	28.05%
學生籌劃	2.35%	3.92%	3.23%	3.66%
沒有回答	1.18%	1.96%	0.00%	0.00%
	*以 85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以 102 所設有 社的學校為基數	*以 93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以 82 所設有社 的學校為基數

表 3.6：社長和社幹事主要由哪級學生組成

	學校數目(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2022 年調查)
中一	4 (4.30%)	3 (3.70%)
中二	14 (15.05%)	13 (15.85%)
中三	34 (36.56%)	35 (42.68%)
中四	80 (86.02%)	78 (95.12%)
中五	81 (93.55%)	81 (98.78%)
中六	6 (6.45%)	4 (4.8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 有社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82 所 設有社的學校為基數

討論

社的運作正如 2017 年進行的香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年所言，全港超過九成的學校都設有社的組織，但本調查顯示 2021-22 學年似乎有少許回落趨勢(見圖 3.1)。究竟是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侵襲的陰霾下，令到大部份學校認為社的存在是沒有價值？還是真的像龔萬聲、鄭金洪(2017)提到，社其實源自一些英國寄宿學校縱向式把學生在宿舍組合的形態，而這種模式沒有合適的土壤在香港的學校發展，導致數字上有減少的趨勢呢？我們將在日後的研究繼續跟進。但無可否認，「社際活動/比賽」仍然是香港現時中學的主流課外活動模式，而大部份中學(85.42%)都設有社的組織(見表 3.1)。

本會由 2009 年開始的三次課外活動研究報告(2009 年、2012 年及 2017 年)顯示，全港中學設有社的數目仍然是以四個社為主流，而本研究數據亦相約(見表 3.2)。看來這個傳統頗為根深蒂固，可能是學校負責課外活動的老師認為這個架構較為容易及更有效地籌辦和推行課外活動。而近年來可能因為適齡學生人數減少，較非主流地設立五個社(3.66%)及六個社(6.10%)的只有少數。

至於社幹事的產生辦法，本研究發現「學生自行選舉」社幹事的學校比 2009 年、2012 年及 2017 年均有所增長(分別增長了 2.59%、2.00%及 6.91%)，是民主選舉的進步嗎？還是學校方面對學生的信任度增加了呢？但另一方面，卻依然有學校的社幹事由「學生會欽點」、「社老師與有興趣之學生商議」、「學生報名，老師及現任社長面試後遴選產生」及「學生自薦，面試後老師決定」等學生自主性較低的做法(見表 3.3)。雖然每所學校的背景脈絡不盡相同，但如果學校希望透過選舉制度教導學生公民意識，這正好是實實在在的課堂材料啊。

以往學校裏的社際活動及比賽種類繁多，但今次研究結果似有大幅減弱的趨勢(見表 3.4)。看來 2019 冠狀病毒(COVID-19)的影響對學校的課外活動有很大的打擊，就以昔日兩大最受歡迎的皇牌項目：陸運會及球類比賽為例，以往分別有八、九成的學校都會舉辦，但是今次的研究結果顯示舉辦陸運會的學校只有 54.88%，而舉辦球類比賽的只有 76.83%。筆者估算，其實在 2021-2022 年學年，康樂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運動場所只作極有限度的開放或長期封閉，可能填寫問卷的課外活動主任認為校內舉辦的小型運動會也算作田徑場內舉辦的正式陸運會，所以實質在田徑場內舉辦的陸運會實際數字可能會更少。

至於學術類活動、藝術表演類、水運會及領袖訓練等活動，應也是受 2019 冠狀病毒(COVID-19)影響，舉辦的數字也是大幅減少。反而一些就算在疫情下仍是較容易舉辦的活動，例如競技遊戲、棋類或桌上遊戲等活動，可能因為其他活動(例如其他要租用校外場地或需要有較大社交距離的)實在太難成事，所以此兩類活動比 2017 年的統計都有顯著的增長(競技遊戲增加了 9.27%、棋類或桌上遊戲加了 7.84%)

由於近年學生較喜歡上台表演，及學校舉辦了很多問答比賽，故此今次研究加插了這兩個項目作為研究題目。而研究數據顯示這兩樣活動頗受學生歡迎，有舉辦歌唱比賽的學校有 34.15%，而有舉辦問答比賽的學校有 51.22%，未知疫情過後這現象能否持續呢？

至於社際比賽及活動的組織者的探討，根據問卷研究資料顯示，「老師主導、學生協助」的範疇比 2017 年的數據增加了接近 13%，而「學生主導、老師協助」

的範疇竟然比 2017 年的數據減少了接近 10%。我們一向認為，無論社或者學生會等組織，皆期望讓學生透過策劃及推行活動，搭建平台讓學生發展所長及成長。但觀乎上述研究數據(見表 3.5)，學校及老師們可能對學生籌辦活動愈來愈沒有信心，於是便不敢放手讓他們去成長了？又還是疫情底下，老師與學生少有親身、面對面接觸，難於直接指導，唯有用「老師主導、學生協助」的方式，因為普遍老師會覺得自己去推行會比較省力和方便。如果上述推論正確還可歸究疫情，否則長遠真看來可能是學生活動發展的一個倒退了。

另外，社長和社幹事產生方法我們也有探討(見表 3.6)。自新高中課程推展後，一如所料大部份學校都是沒有安排中六級學生做社長或社幹事。而本年度的研究亦不例外，社長或社幹事的主力成員主要由中四級(95.12%)及中五級學生(98.78%)學生擔當，當中又會以中三級學生(42.68%)作為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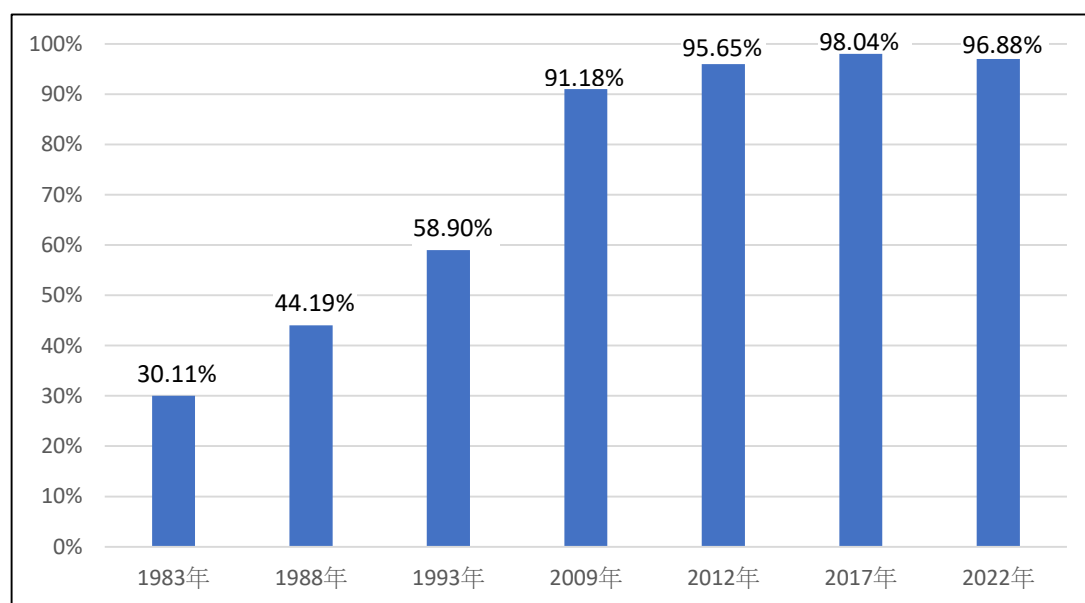
第四章：學生會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殷秀汶

本研究中「學生會(Student Union / Student Association)」所指的是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其組成應該涵蓋整所學校裏所有的學生，所以學生會的幹事會便代表著整所學校的學生。學生會應該是整所學校規模最大的學生組織，所以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學校也應該有一定的自治程度。本研究除了希望可以推算全港有多少中學成立了學生會(表 4.1)，也希望可以探究學生會幹事會的選舉辦法(表 4.5)、學生會主要由哪個級別的學生組成(表 4.2)、學生會的比賽或活動主要由誰人組織(表 4.3)，以及有多少學校的學生會擁有自己的學生會室(表 4.7)，這些部分某程度上反映學生會的自治程度。作為校內規模最大的學生組織，本研究亦希望透過學校有否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培訓，了解學校對學生領袖培訓的情況(表 4.8；表 4.9)，當然，本研究亦會集中探討疫情下學生會的活動和比賽的種類(表 4.6)，嘗試了解疫情下的活動模式變化及疫情對學生會運作的影響(表 4.10；表 4.11)。本研究也希望透過了解學生會對校政的參與程度(表 4.12；表 4.13)，了解學生會是否能充當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代表學生向校方反映意見，或是為校方收集學生意見。

圖 4.1：成立學生會的中學百分比



1983 年、1988 年及 1993 年全港中學設立學生會的百分比資料來自：

馮以宏、黃毅英、劉錦民、黃光啟 (1994)。〈香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載陳德恆 (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會十週年文集》(頁 67-99)。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表 4.1：成立學生會的中學數目

	學校數目 (2009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有成立學生會	93(91.18%)	110(95.65%)	100(98.04%)	93(96.88%)
沒有成立學生會	9(8.82%)	5(4.35%)	2(1.96%)	3(3.23%)
合共	102	115	102	96

表 4.2：學生會幹事主要由哪個級別的學生組成 (可選多於一項) (新高中學制後的調查)

	學校數目(2017 年的調查)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中一	1(1.00%)	1(1.08%)
中二	9(9.00%)	11(11.83%)
中三	26(26.00%)	35(37.63%)
中四	85(85.00%)	76(81.72%)
中五	88(88.00%)	89(95.70%)
中六	0(0%)	0(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00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3：學生會比賽或活動的組織者

學生會活動 的組織者	學校數目 (2009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老師籌劃	2(2.15%)	2(1.82%)	0(0%)	0(0%)
老師主導， 學生協助	7(7.53%)	11(10.00%)	9(9.00%)	20(21.51%)
學生主導， 老師協助	73(78.49%)	85(77.27%)	80(80.00%)	68(73.12%)
學生籌劃	11(11.83%)	12(10.91%)	11(11.00%)	5(5.38%)
	*括號內百份比 以 93 所設有學生 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110 所設有學生會 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100 所設有學生會 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 以 93 所設有學生 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4：社及學生會比賽及活動組織者的比較(2022 年)

	老師籌劃	老師主導， 學生協助	學生主導， 老師協助	學生籌劃	
學生會	0(0%)	20(21.51%)	68(73.12%)	5(5.38%)	*以 93 所設有學生 會的學校為基數
社	4(4.88%)	52(63.41%)	23(28.05%)	3(3.66%)	*以 82 所設有社的 學校為基數

表 4.5：學生會幹事的產生辦法

學生會幹事的產生辦法	學校數目 (2009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全校學生一人一票 直選內閣制	75(80.65%)	92(83.64%)	91(91.00%)	73(78.49%)
全校學生一人一票 直選幹事制	10(10.75%)	7(6.36%)	7(7.00%)	10(10.75%)
全校學生一人一票 直選會長，再由會長 自組幹事會成員	(當時問卷沒有此項)			8(8.60%)
部分幹事由學生一人一票直選，部分幹事由老師委任	(當時問卷沒有此項)			1(1.08%)
老師委任學生成為幹事，幹事互選職位	3(3.23%)	7(6.36%)	0(0%)	0(0%)
老師全權委任	1(1.08%)	0(0%)	0(0%)	0(0%)
由若干校內組織自動組成(例如領袖生、社長、學會主席、班代表等)	1(1.08%)	0(0%)	0(0%)	0(0%)
其他方法：	3(3.23%) •部分(4/12)成員為委任 •由上屆幹事選出	4(3.64%) •中二以上同學一人一票直選內閣 •老師及同學一起投票選舉(老師成份較重) •學生一人一票選幹事會，職位由老師委任 •主席由全校學生選出，幹事由老師委任後互選	2(2.00%) •全校中三至中六學生一人一票直選會長，再由會長自組幹事成員 •部分由不同組別/課外活動組間選產生 •由於今年無內閣參選，幹事由老師委任	2(2.15%) •中二至中六學生一人一票直選內閣 •學生自組內閣，全校一人一票投信任或不信任票
	*括號內的百分比以 <u>93</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分比以 <u>110</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分比以 <u>100</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分比以 <u>93</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6：學生會的活動和比賽種類(可填多於一項)

學生會活動/比賽的種類	學校數目 (2009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球類	71(76.34%)	90(81.82%)	75(75.00%)	56(60.22%)
藝術表演類	61(65.60%)	65(59.09%)	69(69.00%)	34(36.56%)
歌唱/音樂比賽	4(4.30%)	3(2.73%)	(該年沒有此項)	50(53.76%)
答問大會	62(66.67%)	65(59.09%)	76(76.00%)	(該年沒有此項)
競技遊戲	35(37.63%)	41(37.27%)	49(49.00%)	62(66.67%)
學術類	41(44.86%)	41(37.27%)	42(42.00%)	19(20.43%)
領袖訓練	37(39.78%)	40(36.36%)	42(42.00%)	81(87.10%)
迎新/送舊會	27(29.03%)	27(24.55%)	28(28.00%)	8(8.60%)
棋類/紙牌類	21(22.58%)	21(19.09%)	15(15.00%)	6(6.45%)
其他活動 (開放式問題，實際數字可能比列舉為多。)	•<u>便服日/籌款活動</u>有 5 所學校舉辦 •<u>聖誕節舞會、萬聖節舞會</u>各有 3 所學校舉辦 •<u>舊書代售、文具訂購</u>各有 2 所學校舉辦 •<u>辯論、燈謎、文化周、書法比賽、啦啦隊、教師日、教師之最選舉、開放日、貧富宴、我和校長有個約會</u>各有 1 所學校舉辦	•<u>敬師活動、聖誕節舞會</u>各有 4 所學校舉辦 •<u>萬聖節活動、籌款活動</u>各有 3 所學校舉辦 •<u>烹飪比賽</u>有 2 所學校舉辦 •<u>論壇、以物易物、師生周、宿營、時裝表演、書法比賽、外遊、攝影比賽、城市定向比賽、感恩節、捐血、賣旗活動、週年舞會、攤位遊戲、飢饉貧富宴、IQ 問答比賽、War Game</u>各有 1 所學校舉辦	•<u>節日舞會、聯校活動、萬聖節</u>各有 3 所學校舉辦 •<u>敬師日、籌款活動、聖誕聯歡會、感恩節、電競比賽、校園祭</u>各有 2 所學校舉辦 •<u>慈善活動、文具及舊書買賣、攤位日、節日活動、攝影比賽、才華展示、頌親恩、教師活動、捐血日、義工服務、交換生計劃、舞會、元宵攤位、刨西瓜、國際日、朱古力製作班、貧富宴、過夜活動、母親節、國內扶貧交流團、步行籌款、開放日、Mentorship Scheme, Pedal Kart, Running man</u>各有 1 所學校舉辦	•<u>問答比賽</u>有 25 所學校舉辦 •<u>舞會或聯校活動</u>有 6 所學校舉辦
	*括號內百份比以 <u>93</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u>110</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u>100</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u>93</u>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7：擁有學生會室的學生會數目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u>有</u> 學生會室	80(86.02%)
<u>沒有</u> 學生會室	13(13.98%)
合共	93

表 4.8：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培訓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u>有</u> 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培訓	76(81.72%)
<u>沒有</u> 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培訓	17(18.28%)
合共	93

表 4.9：學校曾為學生會幹事提供的培訓 (可選多於一項)

培訓的種類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領袖訓練	70(92.11%)
策劃活動訓練	40(52.63%)
拍攝或剪片訓練	6(7.89%)
司儀或口才訓練	14(18.42%)
其他	0(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76 所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培訓的學校為基數	

表 4.10：2020-2022 年疫情對學生會運作的影響

疫情對學生會運作的影響	2020-2021 學年	2021-2022 學年
完全停止運作	9(9.68%)	2(2.15%)
大幅度暫停運作	40(43.01%)	15(16.13%)
有限度運作	36(30.71%)	55(59.14%)
沒有很大影響，繼續運作	8(8.60%)	16(17.20%)
沒有回應	0(0%)	5(5.3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11：疫情下舉行線上活動的學生會數目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疫情下 <u>有</u> 舉行線上活動	55(59.13%)
疫情下 <u>沒有</u> 舉行線上活動	38(40.8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12：曾參與校政的學生會數目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學生會 <u>有</u> 參與校政	69(74.19%)
學生會 <u>沒有</u> 參與校政	24(25.81%)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4.13：學生會參與校政的類型

參與校政的類型	學校數目(2022 年的調查)
學會興廢	3(4.35%)
試後活動	16(23.19%)
學校設施	59(85.51%)
校規	35(50.72%)
興趣班	15(21.74%)
學校大型活動 (陸運會/旅行日/全方位學習日)	17(24.64%)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3 所設有學生會的學校為基數	

討論

本研究發現，學生會仍然是中學的常規組織(見表 4.1)。2009 年、2012 年、2017 年及 2022 年分別有 91.18%、95.65%、98.00%及 96.88%的中學設有學生會(見表 4.1 及圖 4.1)。這些數字相較 1983-1993 的全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的 30.11%(1983 年)、44.19%(1988 年) 及 58.90%(1993 年) 顯著增加(馮以宏等, 1994)。普遍學校設立學生會這個大型學生組織，反映一般學校期望學生能透過這個組織，達至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組織能力、培養學生責任感，以及成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等功能。學生會作為民選組織，是學校內一個獨特的存在。學生會的生成過程、運作及日常工作，與校內的社、學會、制服團隊等組織有很大的分別，不單服務的對象較多，其自主程度也較高。學生會組織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如何體現出其培訓學生領袖的地位？這些問題都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方向。

從學生會幹事會的選舉辦法(表 4.5)、學生會主要由哪個級別的學生組成(表 4.2)、學生會的比賽或活動主要由誰人組織(表 4.3)，以及有多少學校的學生會擁有自己的學生會室(表 4.7)，這些範疇某程度上反映學生會的自治程度。首先，是次研究發現「全校學生一人一票直選內閣制」及「全校學生一人一票直選幹事」仍然是佔比例最高的選舉方式，從 2009 年開始兩個這項佔比例已高於九成(見表 4.5)。從該表可見，不涉及民選的學生會產生辦法如「老師全權委任」、「老師委任學生成為幹事，幹事互選職位」等方法在 2017 年及 2022 年的調查當中已沒有學校採用。這個結果反映學生會「以學生為本位」的角色更見明顯，透過「學生一人一票直選」，亦讓學生會內閣或幹事的認受性更高。本研究顯示，超過八成半的學生會擁有學生會室(表 4.7)，這亦明確展示出學校對學生會這個組織的肯定，同時反映普遍學生會有較高的自治程度。

學校對學生會培訓學生領袖的功能的重視程度亦頗高，在 93 所回覆的學校當中，超過八成學校有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培訓(表 4.8)。新高中學制實施後，學生會幹事主要由中四(2017 年 85.00%; 2022 年 81.72%)及中五(2017 年 88.00%; 2022 年 95.70%)學生組成(表 4.2)，學校亦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培訓課程，當中以領袖訓練(92.11%)及策劃活動訓練(52.63%)佔比例最高，可見學校普遍認同學生會的培訓領袖功能，並以策劃活動為學生會的主要角色。當中亦有學校為學生會幹事提供司儀及口才訓練(18.42%)與拍攝剪片訓練(7.89%)(表 4.9)，可見學校著意栽培學生會幹事成為多元人才。

老師在學生會的角色除了在選舉上明顯淡化外，在組織學生會活動或比賽上也有類近的現象。在 2017 年及 2022 年的調查中，「老師籌劃」活動的方式已沒有學校採用。在 2009 年、2012 年或 2017 年，約九成的活動或比賽都是由「學生籌劃」(2009 年，11.83%; 2012 年，10.91%; 2017 年，11%)及「學生主導，老師從旁協助」(2009 年，78.49%; 2012 年，77.27%; 2017 年，80%)(見表 4.3)，這些數據顯示普遍學生會在籌辦活動或比賽時成為主導角色。但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疫情下，學生會要在社交距離措施、疫苗通行證及防疫措施的限制下舉行活動並不容易，所以在 2022 年的調查中，籌辦活動時「老師主導，學生協助」的百分比比較往年的調查有顯著提升(2009 年，7.53%; 2012 年，10.00%; 2017 年，9.00%; 2022 年，21.51%)。「學生籌劃」的百分比亦跌有較大跌幅(2009 年，11.83%; 2012 年，10.91%; 2017 年，11.00%; 2022 年，5.38%)(見表 4.3)。疫情下學生舉辦活動較難，舉辦活動的模式亦與以往不同，沒有先例可援，這亦反映學生會在疫情下更需要老師的協助與指導，以面對瞬息萬變的疫情及指引，疫情雖然對學生會的主導角色有所影響，但學生會能在教師的導引下提升應變能力，也是另一種難得的學習過程。

疫情除了對組織活動的主導者產生影響外，亦對學生會的運作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根據調查所得，在 2020-2021 年疫情剛開始的學年，超過九成的學生會運作受到影響，當中更有近半的學生會「完全停止運作」及「大幅度停止運作」。(見表 4.10)學界需要應付突如其來的疫情、停課與網課安排，學生會的運作受影響理固宜然。在 2021-2022 年，疫情反覆，更迎來了首次提早放暑假的第五波疫情，但因學界已累積一定經驗，從數據可見，疫情第二年，運作受影響的學生會比例減少，超過七成半的學生會已「沒有很大影響，繼續運作」及「有限度運作」(見表 4.10)。在疫情下，學生會運作的模式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部分。近六成的學生會於疫情期間有舉辦線上活動(見表 4.11)，可見老師或學生利用網課累積的經驗轉化於活動中，透過舉辦網上活動，讓學生在暫停實體課或半日實體上課的期間讓學生會得以繼續運作，為學生提供活動或比賽。

學生會活動方面，球類的佔比因疫情關係明顯下降(見表 4.6)，這或許與防疫安排及口罩令有關。反之，體力要求相對較低的競技遊戲比例明顯上升(2009 年，37.63%；2012 年，37.27%；2017 年，49.00%；2022 年，66.67%)，而領袖訓練的比例更比過往的統計上升一倍(2009 年，39.78%；2012 年，36.36%；2017 年，42.00%；2022 年，87.10%)，這或許與活動性質易於利用網上模式進行有關。是次研究亦發現學生會的活動或比賽類型較過往的統計少，這亦明顯與疫情有關，各類型的指引限制了學生的創意與可能性。

學生會的另一重要功能為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橋樑。於 2009 年及 2012 年的研究中，分別有 81.72%及 76.36%學校的學生會曾向校方提出意見，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學生會是否有參與校政(見表 4.12)，以及參與校政的類型(見表 4.13)。調查結果顯示，有 74.19%的學生會曾參與校政，可見「就校政提出意見或收集意見」亦是學生會一個重要的角色。從數據可見，學生會參與校政的類型當中，以學校設施最高(85.51%)，校規次之(50.72%)，這些直接每天影響學生的範疇也是學生會收集到最多意見，能為同學爭取改善的範圍。除此之外，學校大型活動如陸運會、旅行日或全方位學習日、試後活動及興趣班等校政範疇，也有約兩成的學生會有參與(見表 4.13)。但涉及學會興廢此等與學校行政及人事有關的部分，學生會的參與度較低，這亦與學校的一般運作有關，學生會大多以難以作出影響。

根據本研究，在學校提供的培訓及時代的發展下，學生會的功能及角色比從前更廣闊——它不但代表了學校的所有學生，需要為同學謀福祉外，亦是活動及比賽的策劃者，更是學校政策的參與者，肩負著把同學的意見傳達給校方的重任。疫情下學生會的運作與活動模式出現了轉變，在「疫」境下為學生會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同時亦帶來了新的機遇與可能性——線上活動及比賽在疫情下也促進了學生會活動的多元發展。研究者期望學生會經過疫情的洗禮後，能展現出更豐富多彩的一面。

第五章：學生活動

(包括學會、短期班或校內比賽)

李綺妮

學生活動(包括學會、短期班或 校內比賽)

學生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全人發展及多元經歷，是校園生活的精彩一環。學生活動包括學會、短期班或校內外比賽等。

即使在 2020-2022 年疫情持續，以及不同防疫指引規範下，例如增加社交距離、疫苗注射措施、半天授課等措施，籌辦學生活動加倍困難。學校仍在可行範圍下，各出奇謀，利用不同方式繼續提供不同的學生活動，以讓學生發展興趣及豐富其經歷。

本章節旨在探究 2021-22 學年學校舉辦學生活動的發展概況。我們會把這些活動分為 4 大類：體育類(表 4.1)、學術類(表 4.3)、藝術及興趣類(表 4.5)、服務及宗教類(表 4.7)。我們也會對比龔萬聲、鄭金洪分別在 2009-2012 年及 2017 年進行的《香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透視出不同歷史脈絡下學生活動的變化。

表 4.1：2022 年體育類活動(接受調查學校數目=96)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百分比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百分比
1.籃球	97.98%	13.跆拳道	33.33%
2.羽毛球	87.88%	14.欖球	32.32%
3.乒乓球	86.87%	15.舞獅/龍	30.30%
4.足球	81.82%	16.攀石	29.29%
5.田徑	80.81%	17.雜耍	29.29%
6.排球	79.80%	18.網球	28.28%
7.長跑	64.65%	19.武術	27.27%
8.游泳	61.62%	20.柔道	23.23%
9.跳繩	51.52%	21.滾軸溜冰	23.23%
10.劍擊	41.41%	22.壁球	22.22%
11.手球	35.35%	23.體操	20.20%
12.單車	35.35%		

表 4.2：比較 2009 年、2012 年、2017 年及 2022 年體育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2009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1	籃球(97.06%)	籃球(97.39%)	籃球(97.06%)	籃球(97.98%)
2	羽毛球(88.24%)	羽毛球(96.19%)	足球(87.25%)	羽毛球(87.88%)
3	足球(84.31%)	田徑(86.07%)	田徑(86.27%)	乒乓球(86.87%)
4	田徑(84.31%)	乒乓球(86.07%)	乒乓球(83.33%)	足球(81.82%)
5	乒乓球(84.31%)	足球(80.87%)	羽毛球(82.35%)	田徑(80.81%)
6	排球(80.39%)	排球(80.87%)	排球(82.35%)	排球(79.80%)
7	游泳(67.78%)	游泳(58.26%)	游泳(57.84%)	長跑(64.65%)
8	手球(38.24%)	手球(29.57%)	手球(29.41%)	游泳(61.62%)
9	跆拳道(38.24%)	網球(22.61%)	跆拳道(24.51%)	跳繩(51.52%)
10	網球(22.55%)	跆拳道(21.74%)	網球(12.75%)	劍擊(41.41%)

從表 4.2，我們對比 2009 年至 2022 年調查報告的數據，可見中學所舉辦體育類活動的首五位主流項目是一樣的。以 2022 年為例，籃球(97.98%)、羽毛球(87.88%)，為最熱門體育類活動；其次是乒乓球(86.87%)、足球(81.82%)、田徑(80.81%)。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人群聚集和場地受到限制，學校仍然繼續開設主流的球類活動予學生參與。而跳繩、劍擊等能進入十大學校開辦的體育類活動，代表學校願意投放資源發展更多不同類別的運動。而 2020 本港運動員首次於「東京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奪金」，也可能是促成該項目於校內興起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 2022 年的熱門項目，最少都有 4 成多的學校開設。對比以往的數據，由第 8 位開始只有 2 至 3 成多，可見普遍中學都為學生提供多元選擇，有助學生發掘興趣和發展潛能。

表 4.3：2022 年學術類活動(接受調查學校數目=96)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百分比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百分比
1.英文	85.86%	11.地理	61.62%
2.中文	84.85%	12.化學	60.61%
3.數學	79.80%	13.物理	58.59%
4.STEM	78.79%	14.中史	58.59%
5.美術/VA	75.76%	15.歷史/世史	56.57%
6.科學	68.69%	16.公民科	55.56%
7.生物	64.65%	17.商業/BAFS	53.54%
8.通識	63.64%	18.家政/T&L	51.52%
9.AI/編程	63.64%	19.設計與科技	47.47%
10.電腦/ICT	61.62%	20.旅遊/THS	45.45%

表 4.4：比較 2009 年、2012 年、2017 年及 2022 年學術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2009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1	英文(86.27%)	中文(89.57%)	英文(93.14%)	英文(85.86%)
2	數學(84.31%)	英文(88.70%)	中文(85.29%)	中文(84.85%)
3	中文(82.35%)	數學(87.83%)	數學(83.33%)	數學(79.80%)
4	美術/視藝(81.37%)	科學(78.26%)	科學(79.41%)	STEM(78.79%)
5	電腦/資訊(76.47%)	美術/視藝(69.57%)	美術/VA(77.45%)	美術/視藝(75.76%)
6	科學(75.49%)	電腦/資訊(66.96%)	電腦/ICT(61.76%)	科學(68.69%)
7	家政(50.00%)	家政(46.96%)	通識(53.92%)	生物(64.65%)
8	地理(46.08%)	地理(40.87%)	地理(50.98%)	通識(63.64%)
9	設計與科技(42.16%)	中史(36.53%)	家政(45.10%)	AI/編程(63.64%)
10	中史(41.18%)	設計與科技(30.43%)	機械人(43.14%)	電腦/ICT(61.62%)

學術類課外活動首三位仍是由主科中、英、數穩佔，有助學生在課堂外作延伸學習。當然，隨著近年學界興起STEM/STEAM風潮，學生活動也反映了這個趨勢。於是在2022年，STEM便進佔學術類活動的第4位，共有接近8成中學開設。教育局由2015 積極推動STEM教育，詳見《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2015) ，從上述學生學術活動圖表中，可見STEM 教育日益蓬勃發展。

同時，AI/編程也以63.64%的比率位列第9位。可見無論在課堂內外，STEM/STEAM教育活動已為普遍中學的必備項目，培訓學生的創意、協作、解難等能力，以面對新世代的挑戰。

表 4.5：2022 年藝術及興趣類活動(接受調查學校數目=96)

	設有該活動的 學校百分比		設有該活動的 學校百分比
1.戲劇	77.78%	16.魔術	35.35%
2.歌詠團	71.72%	17.遠足	35.35%
3.管弦樂團	68.69%	18.黏土/陶藝	34.34%
4.桌遊	58.59%	19.模型	31.31%
5.街舞	56.57%	20.西洋畫	30.30%
6.機械人	56.57%	21.牧童笛/直笛隊	30.30%
7.敲擊樂隊	54.55%	22.東方舞	29.29%
8.Band 隊	51.52%	23.天文	28.28%
9.象棋/圍棋	47.47%	24.摺紙/剪紙	26.26%
10.廚藝/烹飪	47.47%	25.電玩	26.26%
11.中樂團	43.43%	26.中國畫	24.24%
12.手工藝	42.42%	27.芭蕾舞	20.20%
13.園藝	42.42%	28.編織	20.20%
14.手鈴/手鐘	35.35%	29.集郵	18.18%
15.書法	35.35%		

表 4.6：比較 2009 年、2012 年、2017 年及 2022 年藝術及興趣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2009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1	戲劇(78.43%)	戲劇(75.65%)	戲劇(79.41%)	戲劇(77.78%)
2	歌詠團(75.49%)	棋藝(70.43%)	歌詠團(79.41%)	歌詠團(71.72%)
3	西樂(68.91%)	西樂(70.43%)	西樂(78.43%)	管弦樂團(68.69%)
4	棋藝(68.63%)	歌詠團(67.83%)	棋藝(70.59%)	桌遊(58.59%)
5	攝影(56.86%)	攝影(59.13%)	攝影(61.76%)	街舞(56.57%)
6	中國/西方舞(50.00%)	中國/西方舞(45.22%)	中國/西方舞(51.96%)	機械人(56.57%)
7	園藝(41.18%)	園藝(41.74%)	中樂(40.42%)	敲擊樂隊(54.55%)
8	街舞(40.42%)	中樂(34.78%)	園藝(38.42%)	Band 隊(51.52%)
9	中樂(40.20%)	遠足(33.91%)	街舞/爵士舞(35.29%)	象棋/圍棋(47.47%)
10	遠足(33.30%)	街舞(33.04%)	遠足(27.45%)	廚藝/烹飪(47.47%)

藝術及興趣類活動反映了學生的多樣喜好。2009年、2012年、2017年及2022年的研究結果，戲劇仍然是居首位的熱門項目。在2022年，有77.78%的學校會舉辦戲劇活動。歌詠團亦是十多年來穩居頭5位的藝術及興趣類活動，有超過七成學校會舉辦。在藝術及興趣類活動的熱門項目中，2009年、2012年的熱門項目沒有明顯變化，可是來到2022年，桌遊、敲擊樂隊、Band隊、廚藝/烹飪成為熱門項目之一。因著學界推展STEAM教育，機械人活動也打入十大項目。可見學生的喜好變得更多元化，學校也願意為學生提供切合時代需要的活動。

表 4.7：服務及宗教類活動(接受調查學校數目=96)

	設有該活動的 學校百分比		設有該活動的 學校百分比
1.圖書館服務	75.76%	9.公益少年團	50.51%
2.校園電視台	72.73%	10.少年警訊	42.42%
3.團契/宗教小組	72.73%	11.聖約翰救傷隊	34.34%
4.童軍	70.71%	12.青年獎勵計劃	33.33%
5.升旗隊	66.67%	13.基督少年軍	32.32%
6.社會服務組	62.63%	14.交通安全隊	24.24%
7.紅十字會	55.56%	15.民安隊	23.23%
8.女童軍	51.52%		

表 4.8：比較 2009 年、2012 年、2017 年及 2022 年服務及宗教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2009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1	圖書館服務 (83.33%)	圖書館服務 (86.09%)	圖書館服務 (74.51%)	圖書館服務 (75.76%)
2	社會服務組 (70.59%)	團契/宗教小組 (64.35%)	社會服務組 (68.63%)	校園電視台 (72.73%)
3	童軍 (67.65%)	童軍 (59.13%)	童軍 (64.71%)	團契/宗教小組 (72.73%)
4	團契/宗教小組 (61.76%)	女童軍 (54.78%)	團契/宗教小組 (63.73%)	童軍 (70.71%)
5	女童軍 (54.90%)	社會服務組 (53.04%)	紅十字會 (53.92%)	升旗隊 (66.67%)
6	紅十字會 (54.90%)	紅十字會 (46.09%)	女童軍 (50.00%)	社會服務組 (62.63%)
7	青年獎勵計劃 (36.27%)	青年獎勵計劃 (29.57%)	青年獎勵計劃 (26.47%)	紅十字會 (55.56%)
8	交通安全隊 (18.63%)	聖約翰救傷隊 (20.87%)	聖約翰救傷隊 (20.59%)	女童軍 (51.52%)
9	聖約翰救傷隊 (16.67%)	交通安全隊 (13.91%)	交通安全隊 (20.59%)	公益少年團 (50.51%)
10	公益少年團 (12.75%)	公益少年團 (11.30%)	基督少年軍 (12.75%)	少年警訊 (42.42%)

圖書館服務和制服團隊一直是服務類的熱門項目，團契/宗教小組亦一直穩佔席位。這些都能培育學生的責任心、關愛及服務精神。在2022年學校設立升旗隊的數目大幅增加，這是由於教育局在2021年10月發出指引，指示學校每星期及學校重要日子（例如開學禮、畢業禮等）都要有升掛國旗及區旗儀式，因此設有升旗隊的需要大大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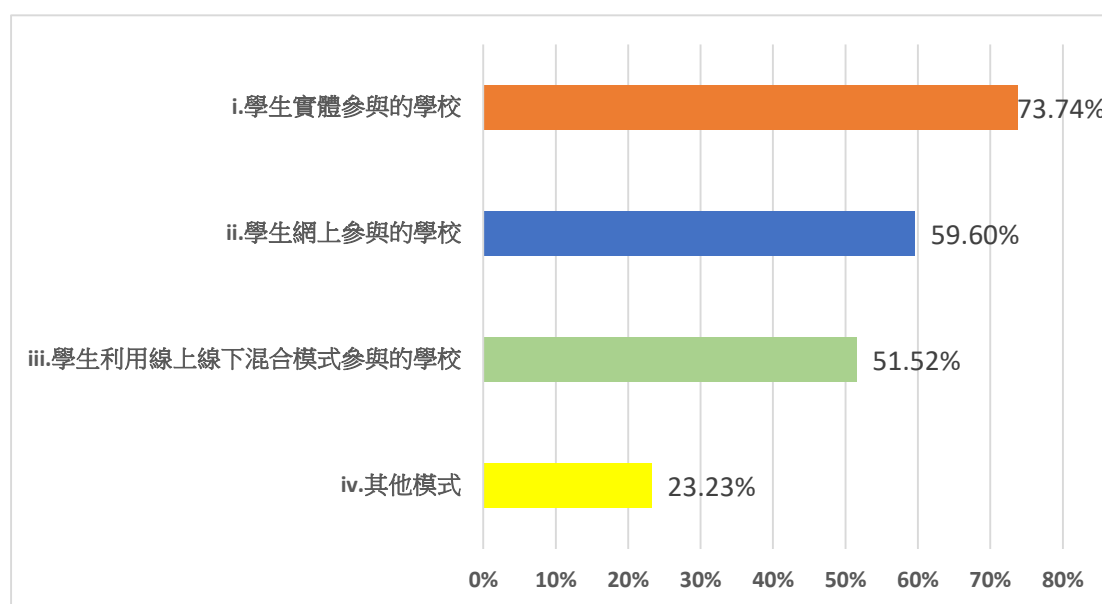
表 4.9：十大熱門活動項目之比較

名次	1983 年	1988 年	1993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1.	籃球 91.40	籃球 93.80	籃球 93.50	籃球 93.14	籃球 91.30	籃球 91.18	籃球 97.89
2.	乒乓球 81.72	英文 87.98	圖書館 服務 90.10	足球 78.43	羽毛球 77.39	足球 73.53	羽毛球 87.88
3.	田徑 77.42	乒乓球 86.43	乒乓球 88.20	圖書館 服務 77.45	圖書館 服務 74.78	排球 70.59	乒乓球 86.87
4.	中文 76.34	中文 86.05	英文 87.80	羽毛球 75.49	足球 73.04	戲劇 69.61	英文 85.86
5.	英文 74.19	排球 82.56	中文 86.30	乒乓球 70.59	排球 72.17	羽毛球 66.67	中文 84.85
6.	科學 72.58	圖書館 服務 82.56	田徑 85.20	排球 68.63	田徑 71.30	歌詠團 65.69	足球 81.82
7.	排球 71.51	美術 80.23	美術 83.30	田徑/戲劇/ 美術/視藝 65.69	乒乓球 67.83	西樂 63.73	田徑 80.81
8.	美術 70.43	田徑 79.46	足球 82.10		數學 62.61	田徑 61.76	排球 79.8
9.	羽毛球 70.43	科學 79.07	羽毛球 81.70		戲劇 61.74	圖書館 服務 60.78	數學 79.8
10.	數學 66.67	羽毛球 75.19	數學 81.00	歌詠 62.75	科學/美 術/視藝 60.87	乒乓球/美 術/視藝 59.80	STEM 78.79

*2009 年、2012 年及 2017 年以學校有舉辦活動及學生的投入程度(「很積極」+「頗積極」)計算

從1983年到2022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運動類的課外活動仍是最熱門，籃球、羽毛球、乒乓球及田徑一直榜上有名。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調查結果是圖書館服務的受歡迎程度大減，於2022年跌出十大之外，這可能是學生進入圖書館也受社交距離的限制，防疫措施也令互相傳閱圖書也有一定的消毒步驟有關。而STEM首次進入十大熱門項目，也反映了學界推動STEM/STEAM教育的努力。

表 4.10：學生活動以實體/網上/線上線下混合模式所佔的百分比(2021-2022 學年)



學生的課堂及活動因應疫情，均要轉為線上進行。但有些學生活動如球類項目，難以用線上模式進行，所以當可以有條件復課後，不少學校均紛紛舉辦實體活動。從表 4.10 中，可見實體參與的比率為 73.74%，足見實體活動的極大需要。同時，網上參與、利用線上線下混合模式的，分別也有 59.60%及 51.52%。反映學校為了避免增加學生感染風險，及照顧因種種原因未能符合疫苗要求的學生，使用線上或混合模式，以讓學生可在相對較低風險的情況下繼續參與活動。同工在過去三年疫情下，已練就應對不同處境的心法和手腕，讓學生仍可參與多元的活動，實在值得讚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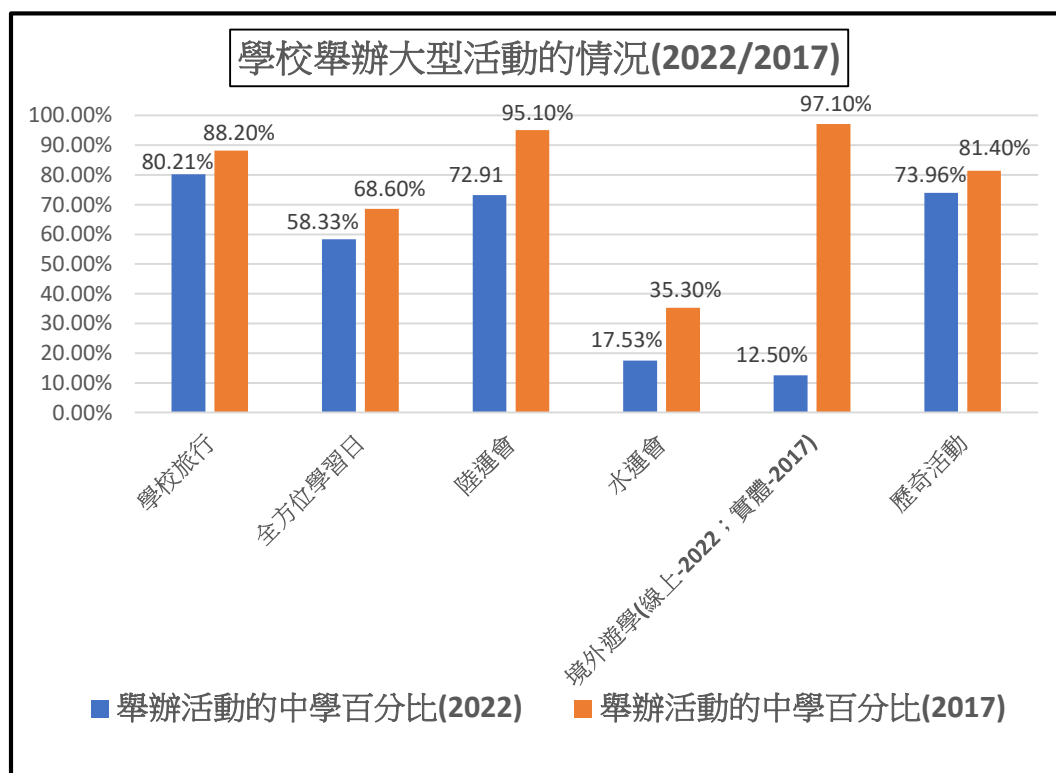
第六章：學校其他活動

(包括學校旅行、全方位學習日、水/陸運會、境外遊學/交流及歷奇活動)

香港的中學除了為著學生個性發展，讓學生自由選擇參加與否的學會、短期興趣班或比賽，還會為著特定教育目的，在繁忙的正規上學日安排一些大型活動，例如學校旅行、全方位學習日、水/陸運會、歷奇訓練活動、境外遊學團。教育當局當然會鼓勵學校籌辦多元化活動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但卻沒有像正規學科課程般有嚴謹的課程綱要、課程實施的要求、課程評鑑規範等。但在過去 2009 年、2012 年及 2017 年同類型的課外活動調查發現，大部份中學也有舉辦這些學校大型活動。我們不知道學校舉辦這些活動是因循、是認同這些活動能令學生經歷更豐盛的校園生活、還是潮流/「人搞我也要搞」、或是能夠有效地使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總之各類活動在全港中學(及小學)遍地開花。

在過去 3 年，全港受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肆虐，在 2020 年農曆新年後，疫情嚴峻，全港學校停課，也令所有在 2019-2020 年計劃了的學校大型活動被迫取消。在 2020-2021 學年，疫情仍未受控，仍然時而短暫半日復課；時而網上課堂。在嚴密的防疫措施下，這些學校大型活動當然也未能如期開展。到了 2021-22 學年，疫情雖未完全退卻，但隨著接種疫苗情況改善、口罩供應數目增加、防疫措施已見成效等各種因素，開放學校實體課堂的日子漸多，學校也開始重新規劃這些疫症前的各種大型活動。

圖 6.1：



第 1 節：學校旅行

陳劍鋒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在2021-22學年(在疫情仍未完全退卻其間)，本港中學有沒有舉辦學校旅行，並統計相關學校舉辦旅行的形式及目的。此外，問卷亦統計了在疫情的限制下(包括防疫措施、社交距離政策及限聚令等)，學校舉辦旅行時的應變方法及後續計劃。

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發，學生活動近乎癱瘓。到2021-22學年，在疫情稍見緩和及防疫條例放寬(例如恢復半天授課)的情況下，學界努力開展各項復常工作，其中包括籌辦半天/全天的學校旅行。

表 6.1.1：2021-22學年舉辦旅行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有舉辦旅行	77 (80.21%)
沒有舉辦旅行	19 (19.79%)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9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6.1.2：2021-22學年舉辦學校旅行日的地點

	學校數目
郊野公園	11 (14.29%)
主題公園	35 (45.45%)
郊野公園及主題公園	7 (9.09%)
其他	24 (31.17%)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7</u> 所有舉辦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6.1.3：2021-22學年舉辦學校旅行的模式

	學校數目
所有級別全日進行	31 (40.26%)
所有級別半日進行	43 (55.84%)
復課級別全日進行	3 (3.9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7</u> 所有舉辦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6.1.4：2021-22學年舉辦學校舉辦旅行的地點安排

	學校數目
所有地點均由課外活動主任安排	32 (41.56%)
所有地點均由學生及班主任/級老師安排	11 (14.29%)
部份由課外活動主任安排； 部份由學生及班主任/級老師安排	32 (41.56%)
其他	2 (2.6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7</u> 所有舉辦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6.1.5：2021-22學年學校舉辦旅行的目的(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讓學生體驗群體生活	73 (94.81%)
讓學生多接觸大自然	41 (57.14%)
班級經營的需要	51 (66.23%)
善用全方位津貼	46 (59.74%)
讓學生放鬆平日緊張的學習情緒	69 (89.61%)
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	7 (9.09%)
其他	1 (1.3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7</u> 所有舉辦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6.1.6：如果疫情持續，2022-23學年的學校旅行計劃

	學校數目
直接取消	0(0%)
改以線上模式進行	0(0%)
參考本年度安排	61 (85.92%)
其他	10 (14.0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1</u> 所有回應此題目的學校為基數	

本研究發現雖然在疫情的限制下，在2021-2022學年，全港仍然有80.21%(77間)的學校會舉辦學校旅行(見表 6.1.1)，反映中學學界十分重視學校旅行。當中有14.29%(11間)的學校以郊野公園作為旅行地點，但有更多學校選擇到其他地方旅行：包括有45.45%(35間)的學校選擇到主題公園；而有9.09%(9間)的學校則安排不同年級的學生同時到郊野公園及主題公園旅行。另外，有31.17%(24間)的學校會安排部份學生到渡假營地(11間)、離島(2間)或以旅行團(2間)方式參觀由政府資助的綠色旅遊景點旅行團等，也有1間學校更配合STEM課程去參觀地質公園(見表 6.1.2)。不過，因當時的防疫條下，超過5成半(55.84%)舉辦旅行的學校只能夠以半日方式進行，其餘約4成(40.26%)的學校在符合防疫規定時，讓所有級別的學生進行全日旅行活動。而有3間學校(3.9%)為已復課級別的學生舉行全日旅行活動(見表 6.1.3)。相信學校在籌備學校旅行的時候，都希望學生在困於家中長期網課後，有機會跑出課室，出外走走。

至於旅行地點的安排，在2021-2022學年，約4成的學校(41.56%)是由課外活動主任安排所有旅行地點；而另外約4成的學校(41.56%)則由課外活動主任安排部份旅行地點，另一部份由學生及班主任/級老師自行決定；只有小部份學校(14.29%)是完全由學生及班主任自行決定旅行地點；更有學校(2.60%)會參考旅行社的安排，或由課外活動組之外的其他科組負責(見表 6.1.4)。以上數據反映學校仍未有完全放權給學生決定旅行地點。可能因為確保師生的健康情況及防疫條例吧，由學校中央統籌學校旅行，在行政上可以有較全面的考慮。

舉辦學校旅行目的方面，大部分學校(94.81%)認為要讓學生從旅行活動中體驗群體生活；也有大約9成的學校(89.61%)認為旅行的目的是要讓學生透過旅行活動，舒緩平日緊張的學習情緒；部份學校舉辦旅行則是為了配合班級經營的需要(66.23%)及讓學生多接觸大自然(57.14%)。不過受疫情影響，有很多原本計劃了的活動例如境外遊學都要被迫取消，所以學校對如何有效地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也會多一些考慮。在2021-2022學年，有大約六成的學校(59.74%)因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及防疫限制下，衍生以主題樂園或旅行團包團方式舉辦旅行。但相信疫情過後，學校也亦會作出相應調節。此外，有大約1成的受訪學校(9.09%)會配合學科的需要，利用旅行日增強學科的學術知識。反映學校普遍認為旅行應該是收學生的群育為目標，不會將旅行與正規學課程相互扣連。

在疫情持續的環境下，有超過8成的學校(85.92%)皆表示在2022-23學年將參考2021-22學年的安排，及按法例許可的情況繼續舉辦學校旅行(見表 6.1.6)。其餘的學校都表示在2022-23學年會考慮疫情的發展，更希望回復正常，如疫情前般實體舉辦旅行日。可見學校仍然樂意以學校旅行為平台，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及態度，例如與人溝通合作、欣賞大自然、環保等。

引言

全方位學習設計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致力於提供個別化和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中，學生常常被要求以相同的步調和方式學習，忽略了他們的差異性和獨特需求。然而，每位學生都具有獨特的背景、能力和學習風格，這就是全方位學習設計核心理念所在。透過全方位學習設計，教師能夠適應學生的個別需求，將教學內容和活動設計成能夠引導每位學生達到其學習目標的方式。無論是在聽、說、讀、寫、觀察還是行動方面，每位學生都能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這種設計方法強調了學習的多元性和靈活性，並且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過程(Rogers-Shaw et al., 2018)。透過全方位學習設計，我們能夠營造一個包容性的學習環境，讓每位學生都感受到被重視和支持。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也能夠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學習環境促使學生發揮他們的潛力，並為他們未來的學習和生活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全方位學習設計在現代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了一個更具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學習體驗，以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夠充分發展自己的潛能，實現個人的學習目標。

中學生正處於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們的需求和挑戰與其他年齡段的學生有所不同。全方位學習設計在中學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能夠照顧到中學生的多重發展需求。在認知方面，中學生開始進一步發展抽象思維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他們需要學習如何分析和解決複雜的問題，培養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學習機會和挑戰，鼓勵中學生主動參與和探索知識領域。在情感和社會方面，中學生正處於尋找自我身份和建立人際關係的階段。他們需要機會去發展自信心、合作能力和解決衝突的技巧(Rogers-Shaw et al., 2018; Tomlinson & McTighe, 2006)。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了合作學習和團隊項目等活動，促進中學生的社交互動和人際關係發展。另外，在規劃和職業發展方面，中學生開始思考未來的職業和學術目標。他們需要探索不同的興趣和專業領域，並為未來做出明智的選擇。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了職業導向的學習機會，幫助中學生了解不同的職業和學術路徑，並發展相關技能和知識。教師應該以中學生的整體發展為核心，運用全方位學習設計，促進他們的全面成長和成功。

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6.2.1)，58.33%的學校(56 所中學)在 2021-22 學年有舉辦全方位學習日。而有超過四成中學可能是因為防疫措施限制、資源限制或學校文化等不同因素，並沒有在該學年籌辦全方位學習日。

表 6.2.1：學校有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學校有沒有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學校數目
有	56(58.33%)
沒有	40(41.67%)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日數及年級

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6.2.2)在 2021-22 學年，50%的學校(28 所中學)僅舉辦 1 日的全方位學習日活動。12.90%的學校 (7 所中學)選擇舉辦 2 日活動，而 19.35%的學校 (11 所中學)選擇舉辦 3 日活動。相對較少的學校舉辦 4 日、5 日或 6 日及以上的全方位學習日(見表 6.2.2)。這種差異可能與防疫措施限制及資源有關。1 日的活動可能更符合學校的排程，使得學生和教職員工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參與全方位學習。另一方面，少部分學校可能認為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充分體驗和探索各個領域的學習內容，因此選擇了兩日或更多的時間。此外，學校的教學計劃和其他活動也可能影響全方位學習日的安排。因此，學校根據自身情況和需求，選擇不同的日數來組織全方位學習日活動，以確保學生能夠充分參與和受益。

表 6.2.2：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日數

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日數	學校數目
1 日	28 (50%)
2 日	7 (12.90%)
3 日	11 (19.35%)
4 日	2 (3.23%)
5 日	5 (9.68%)
6 日或以上	3 (4.84%)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56 所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學校為基數	

有最多的學校(19 所學校，佔 33.93%)舉辦中一至中六級(全校性)的全方位學習日。其次是中一至中五級，有 14 所學校舉辦(佔 25.00%)有關學習日。這表示有些學校不會為即將應考公開考試的中六級學生舉辦全方位學習日活動。另外，個別在中四和中五的年級也有相對較高的舉辦率，分別佔 7.1%和 8.93%。(內容見表 6.2.3)。學校可能意識到在這個時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機會，可以幫助學生發展多元的技能、興趣和能力。這也符合現代教育的發展趨勢，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多元學習。

我們留意到共 13 間中學(佔 23.15%)僅為其中一個年級(中三、四、五或六)的學生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不同年級的學生可能有不同的學習需求和學習目標。學校可能希望針對特定年級的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以滿足他們的特定需求和發展目標。其次，舉辦全方位學習日需要投入相應的資源，包括時間、財力和人力。學校可能選擇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年級，以確保該年級的學生能夠得到更全面的學習體驗。也可能是某些年級的學生正準備重要的公開考試，學校認為這些年級的學生應專注考試。最後，在疫情期間，學校可能會根據當時的疫情和公共衛生情況，限制學生的聚集和活動。因此，學校可能會選擇只為其中一個年級的學生舉辦全方位學習日，以減少人群聚集和交叉感染的風險。雖然這會導致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但學校必須優先考慮學生的健康和 safety。這種限制只是暫時的，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學校應該會恢復為所有年級的學生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活動。

表 6.2.3：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年級

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年級	學校數目
中三	1 (1.79%)
中四	4 (7.14%)
中五	5 (8.93%)
中六	3 (5.36%)
中四至中五	1 (1.79%)
中一至中三	1 (1.79%)
中一至中四	8 (14.29%)
中一至中五	14 (25.00%)
中一至中六	19 (33.9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56 所設有全方位學習日的學校為基數	

從資料顯示(見表 6.2.4)，學校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模式以學生實體參與為主，可能是為了提供更真實和互動的學習體驗。通過實地參觀、實踐活動和團隊合作，學生可以更好地瞭解和應用所學知識。學生網上參與的比例相對較低，可能是因為學校在疫情下採取了線上方式，以確保學生的安全和學習的延續性。學生利用線上線下混合模式參與的比例較少，可能是學校嘗試整合不同的學習模式，以靈活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和資源利用。部分學校選擇在本地主題公園舉辦全方位學習日，可能是為了提供更具趣味性和實踐性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遊玩中獲得知識和經驗。少部分學校選擇由旅行社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為了拓寬學生的視野和體驗。

表 6.2.4：學校以哪種模式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學校以哪種模式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學校數目
(1) 學生實體參與	43 (77.46%)
(2) 學生網上參與	4 (7.04%)
(3) 學生利用線上線下混合模式參與	2 (2.82%)
(4) 在本地主題公園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4 (7.04%)
(5) 由旅行社舉辦	3 (5.6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56 所設有全方位學習日的學校為基數	

全方位學習日的活動特點(見表 6.2.5)：

- (1) 3 所中學(佔 5.04%)會安排學生出外實體地進行服務學習：這表示只有一部分學生會參與出外實體地進行服務學習的活動。服務學習是一種以服務社區為核心的學習方式，通過參與社會服務項目，學生能夠培養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這種活動鼓勵學生到社區或其他地方實際參與服務項目，例如志願者工作、社區服務或環保活動。
- (2) 8 所中學(佔 15.13%)會安排學生外出實體地參觀：實地參觀提供了實踐和體驗的機會，使學生能夠更深入地了解特定主題或領域，擴展他們的學習視野。這種活動通常是組織學生到企業、博物館、文化遺址或其他機構進行參觀和實地考察。
- (3) 17 所中學(佔 30.25%)會安排學生會留在學校參與活動或講座：這些活動或講座可能包括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學術講座或工作坊等，旨在提供學生與不同領域專家互動的機會，擴展他們的知識和技能。
- (4) 12 所中學(佔 21.01%)會明確告知學生學習目標：明確的學習目標能夠幫助學生理解他們正在學習的內容和目的，並提供指導和方向。這表示學生在活動中明確知道他們的學習目標和預期結果。學生可以更有目的地參與活動，並了解他們的學習成果。
- (5) 10 所中學(佔 17.65%)會讓學生進行與學科有關的活動：這些活動可與特定學科相關的實踐、實驗、研究或專題探究等，有助於將學科知識應用到實際情境中。這種活動設計讓學生在實際活動中應用他們所學的學科知識，有助於學生將抽象的學科概念轉化為實際問題的解決策略。
- (6) 6 所中學(佔 10.92%)會讓學生完成由老師提供的課業：這是指老師指派的作業、練習或其他學習任務，旨在幫助學生鞏固和應用所學的知識。這表示學生在全方位學習日完成由老師指派的課業任務。

表 6.2.5：在全方位學習日學生活動的形式

在全方位學習日學生活動的形式	學校數目
(1) 學生出外實體地進行服務學習	3 (5.04%)
(2) 學生出外實體地參觀	8 (15.13%)
(3) 學生留在學校參與活動或講座,	17 (30.25%)
(4) 學生明確被告知學習目標	12 (21.01%)
(5) 學生進行的活動明顯與學科有關	10 (17.65%)
(6) 學生完成由老師提供的課業	6 (10.92%)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56 所設有全方位學習日的學校為基數	

總結

全方位學習設計在中學教育中的應用不僅有助於滿足中學生多元化的學習需求，還能夠培養他們的核心素養和能力。其中一個重要的核心素養是創造力。中學生正處於思維靈活和創造力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們需要有機會進行探索和實驗，培養自己的創造力。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了多樣性的學習活動和項目，鼓勵中學生提出問題、尋找解決方案，並在創造性的過程中發展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此外，全方位學習設計還能夠促進中學生的批判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中學生將面臨各種挑戰和問題，需要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來理解和應對這些問題。全方位學習設計強調學生主動參與和主導學習過程，鼓勵他們採取批判性的觀點，分析問題的本質，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這種思考方式不僅在學術領域中有用，也在日常生活和職業發展中具有重要價值。

此外，全方位學習設計還可以培養中學生的合作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在現實世界中，合作和團隊合作是不可或缺的技能，對於解決複雜的問題和實現共同目標至關重要。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了合作學習和團隊項目的機會，讓中學生能夠與他人合作、協商和共同創作。這種合作經驗不僅能夠提高中學生的人際關係技巧，還能夠培養他們的領導能力、有效溝通和團隊合作的能力。最後，全方位學習設計還能夠幫助中學生探索職業和學術目標，並為他們的未來做出明智的選擇。中學生面臨著許多職業和學術選擇，他們需要了解不同領域的要求和挑戰。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了職業導向的學習機會和實踐，讓中學生能夠接觸不同的職業領域，了解相關技能和知識，從而為他們的未來做出有根據的決策。

而疫情對全方位學習日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少，這是由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線上學習平台的廣泛應用使得全方位學習日的實施變得更加容易。學生可以透過遠程學習工具參與各種學習活動，包括文化藝術、體育、社會服務等領域的學習。其次，線上學習平台提供了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學生可以根據興趣和需求，自由

地選擇和探索各種學習資源，實現全方位學習的目標。此外，疫情期間學生在家中進行學習的時間增加，這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自主學習機會。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時間安排，自主地選擇並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從而實現更全面的學習。最後，疫情迫使學校進行教學方式的創新和改革，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教育機構採用了全方位學習的理念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和綜合性的學習體驗。總的來說，儘管疫情對學校實體活動和社交互動造成限制，但全方位學習日在線上學習環境下仍然能夠相對順利地進行，學生可以透過線上平台參與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並通過自主學習和資源的開放性使用來實現全方位的學習。同時，教育創新的推動也為全方位學習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

此外，疫情還促使學校更加重視學生的整體發展和福祉。他們開始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傳授知識。這種轉變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全方位素養，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應對未來的挑戰。同時，疫情也強調了全方位學習的重要性。學生意識到僅僅依賴課堂上的教學是不夠的，他們需要更廣泛的學習機會來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專長。這種意識的提升將推動學生主動尋找學習機會，並積極參與各種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項目，從而實現全方位的成長和發展。

儘管疫情對傳統學習模式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對於全方位學習日而言，它卻提供了一個契機。通過線上學習平台、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和教育創新，學生能夠在家中進行自主學習，探索各種興趣領域，培養全面的能力和素養。這種轉變將為學生的未來發展和成就打下堅實的基礎。

引言

在學校推廣課外活動需考慮眾多因素。其中，學校政策和資源、學生需求和興趣、教師和領導的支持以及社區和家長的參與是影響課外活動推行的因素。如果學校能夠在這些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和規劃，就能夠確保課外活動的順利推行，並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體驗和機會。然而，疫情的爆發對課外活動的推行帶來了許多挑戰和限制。許多學校不得不暫停或取消課外活動以避免病毒的傳播。這種情況下，學校需要靈活運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來推行課外活動，例如線上課外活動或是個人化的學習計劃。在這樣的背景下，學校需要加強對課外活動的管理和執行，以確保學生的學習和發展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推行水運會和陸運會相比一般的課外活動有更多的困難和挑戰。首先，舉辦這些運動會需要特定的場地和設施，如標準泳池、田徑場等，這些設施的收費較高。其次，舉辦水運會和陸運會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參與，包括裁判、教練、安全人員等，而相應的物資和設施，如計時器、計分板、起跑器等也需要配備。此外，水運會和陸運會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需要加強安全措施和管理。最後，參與門檻較高，需要選拔出具備一定的運動技能和體能水準的參賽者，並進行一定的考核和篩選。

然而，儘管學校面對以上的困難，仍然積極地推行水運會和陸運會，這實屬不易。因為這些活動能夠促進學生體育素養的提升，增強學生的運動技能和體能水準，進而有助於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此外，運動會也可以增強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比賽心理素質，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和自信心。總括而言，推行水運會和陸運會雖然存在種種困難，但學校仍然努力克服這些困難，見證老師為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而付出的心力。

抓緊疫情緩和的機遇，迅速開展集體活動

疫情的爆發對課外活動固然帶來了許多挑戰和限制。然而，隨著疫情的緩和和受控，學校可以逐步恢復一些課外活動，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學校會根據香港疫情情況和政府相關政策，制定相應的應對措施，以保障師生的健康和 safety。然而，學校仍然需要制定相應的防疫措施和管理規定，以保障參與者的健康和 safety。例如，學校會要求參與者測量體溫、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並定期清潔和消毒場地和設施。此外，學校還會提供相應的防疫用品和設施，如洗手液、口罩等，以減少參與課外活動可能帶來的風險。

總括而言，當學校處於疫情緩和的階段時，學校會立即推行合宜的課外活動，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學校仍然需要根據疫情情況和政府相關政策，審慎考慮是否舉辦這些活動，並制定相應的應對措施，保障參與者的健康和 safety。

(I) 陸運會

學校舉辦合適的課外活動也能夠舒解疫情帶來的壓力和焦慮。在疫情肆虐的時期，學生可能會感到焦慮、緊張、孤獨和無助。而參與陸運會、競技日或遊戲日等活動，能夠讓學生暫時忘卻疫情帶來的種種不安和困擾，轉移注意力，舒緩情緒，增加快樂感。此外，學校舉辦這些活動也有助於增強學生的社交能力和交流能力，讓學生有機會與同學互動、交流和合作。這對於學生來說也是一種重要的心理支持和情感慰藉，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增加社交支持。經問卷調查得知，72.91%的中學(70 所中學)在 2021-22 學年有舉辦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有關資料可參考下表 6.3.1。

表 6.3.1：學校有舉行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不包括學界陸運會)

學校有舉行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	學校數目
有	70 (72.91%)
沒有	26 (27.09%)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疫情下中學推行陸運會的現況

根據表 6.3.2 的資料顯示，7.14%的中學(5 所中學)只舉辦了半天陸運會；28.57%的中學 (20 所中學)舉辦了 1 天；17.14%的中學 (12 所中學)舉辦了 1.5 天；而有 47.14%的中學 (33 所中學)則舉辦了兩天的陸運會。這些數據顯示出大部分學校會在兩天內完成陸運會，而少部分學校可能因為時間限制或其他因素，只舉辦了半天或一天的活動。學校舉辦陸運會的排程通常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學校整學年的上課時間安排，例如需要考慮學生的考試、其他學生活動、放假、校外比賽等時間及日期。亦要考慮租用場地和設施的情況，例如，租用康文署的場地和設施在某個時間段已經被預訂了，學校就需要選擇其他時間段進行陸運會。

表 6.3.2：學校舉行陸運會的日數

學校舉行陸運會的日數	學校數目
(1) 0.5 日	5 (7.14%)
(2) 1 日	20 (28.57%)
(3) 1.5 日	12 (17.14%)
(4) 2 日	33 (47.14%)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70 所舉行陸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根據表 6.3.3 顯示的資料，學校舉行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的形式有多種，包括傳統在運動場舉行田賽、徑賽的比賽、校內小型運動比賽/活動/競技、線上運動項目和其他形式等。其中，傳統在運動場舉行田賽、徑賽的比賽是最常見的形式，當中 56 所中學(佔 80.65%)在運動場舉行陸運會。其次 7 所中學(佔 9.68%)舉行線上的運動項目。其他形式的陸運會活動如：5 所中學(佔 6.45%)在校內小型運動比賽/活動/競技; 7 所中學(佔 9.68%)以線上舉行運動項目。大部分學校仍然選擇傳統的在運動場舉行田賽、徑賽的比賽，但是也有一些學校開始嘗試線上運動項目等新形式。其他形式的陸運會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學生的課外活動，使學生有更多元化的體驗和學習機會。

表 6.3.3：學校舉行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的形式

學校舉行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的形式	學校數目
(1) 傳統在運動場舉行田賽、徑賽的比賽	56 (80.65%)
(2) 校內田徑測試日	0 (0%)
(3) 校內小型運動比賽/活動/競技	5 (6.45%)
(4) 分年級運動比賽/活動	0 (0%)
(5) 線上運動項目	7 (9.68%)
(6) 其他: 全校體驗共 12 種不同的音體藝活動(每位學生參與 2 種活動)	2 (3.2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70 所舉行陸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除了舉辦傳統的在運動場舉行田賽、徑賽，香港亦有少量中學應用科技進行線上運動比賽，這些新形式的陸運會在疫情期間能保護學生的健康和 safety。虛擬運動競技在學校的實行內容可以是使用虛擬技術模擬各種運動比賽，例如足球、籃球、田徑等，讓學生在電腦或手機上進行模擬比賽。這樣的活動能夠激發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和熱情，同時也能夠提高他們的運動技能和策略思考能力(魯競新，2012)。在疫情期間，虛擬運動競技可以作為一種運動替代方案，讓學生在家中也能夠參與運動競技比賽，保持身心健康。此外，學校還可以透過虛擬運動競技的方式，舉辦校內比賽或與其他學校進行網絡對戰，增強學生之間的交流和競爭意識(王宏宇，2007)。而且在中國，電子競技運動是一項新興的體育專案，結合了資訊技術和體育，受到了廣泛關注。中國政府在 2003 年將其列為正式開展的第 99 個體育項目，並決定在 2004 年舉辦全國電子競技運動會，這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調查結果顯示，電子競技運動的認可度高達 85%，表明這項新興運動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何慧嫻，2004)。電子競技運動在香港也有新的發展，能為課外活動注入的新元素。結合了資訊技術和體育的電子競技運動，為學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比賽形式，同時也促進了學生對科技和創新的瞭解和興趣。在香港，學校和機構也積極推廣虛擬運動競技，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體育活動選擇和參與機會。

表 6.3.4：在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參與學生佔全校的比率(不包括工作人員)

學生參與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佔全校學生的比率	學校數目
少於 20%	0 (0%)
20%-40%	7 (10.00%)
40%-60%	22 (31.43%)
60%-80%	10 (14.29%)
80%-100%	31 (44.29%)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70 所舉行陸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在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學生參與比例為 20%-40%的學校佔 10.00%；參與比例為 40%-60%的學校佔 31.43%；參與比例為 60%-80%的學校佔 14.29%；參與比例為 80%-100%的學校佔 44.29%。這些資料顯示，在陸運會/競技日/遊戲日，大部分學校的學生參與度比較高，只有少數學校的學生參與度相對較低(不到 40%)。這也說明不同學校面對疫情下，推行活動的效果有一定的差異。一些學校可能更加重視學生的參與度，積極組織和推廣相關活動，以保證學生的身心健康和社交發展。而另一些學校由於種種原因可能參與度較低，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和活動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表 6.3.5 和表 6.3.6 提供的資料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有關陸運會的其他資訊：有 38 所中學(佔 54.92%)的陸運會有啦啦隊表演，這可能反映學校認為啦啦隊表演能夠吸引更多觀眾和參與者；也有 33 所中學(佔 46.48%)的陸運會頒獎典禮設有校外頒獎嘉賓作體育經驗分享。由於疫情導致社交距離和聚集人數的限制，因此學校可能會取消或縮小活動規模，以確保參與者和觀眾的安全。例如，如果陸運會原計劃在大型室內場館舉行，但疫情爆發後政府要求關閉這些場館，那麼學校便不得不取消或將該活動規模縮小。

表 6.3.5：陸運會有啦啦隊表演

陸運會有啦啦隊表演	學校數目
有	38 (54.92%)
沒有	32 (45.0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70 所舉行陸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6.3.6：陸運會頒獎禮中有設校外頒獎嘉賓作體育經驗分享

陸運會頒獎禮中有設校外頒獎嘉賓作體育經驗分享	學校數目
有	33 (46.48%)
沒有	37 (53.52%)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70 所舉行陸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小結

在疫情等突發事件發生時，為了確保學生和觀眾的安全，學校可以考慮採取各種措施來改變陸運會的活動形式。其中，將活動轉移到線上平台是其中一個選擇。通過使用網路直播、視頻直播等方式，可以讓學生和觀眾在家中觀看比賽、表演等環節，避免人員聚集的風險。此外，線上形式還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包括那些無法到現場觀看比賽的人群，例如居住在其他城市或國家的人。學校可以考慮線上平台來增加互動環節，例如線上投票、線上抽獎等，以增加觀眾參與度。

當然，將活動轉移到線上平台也會帶來新的挑戰，例如技術設施不足、網路連接不穩定等問題，學校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和測試，確保活動能夠順利進行。此外，學校還可以考慮增加安全措施，例如在學校場館、入口等設置消毒站、測量體溫等安全措施，以確保學生和觀眾的安全。同時，學校還可以通過限制人員的參與人數、對參與者的身份進行篩選等方式，減少人員聚集的風險。總括而言，將陸運會的活動轉移到線上平臺是一種適應疫情的好方法，可以確保學生和觀眾的安全，同時保持活動的品質和吸引力。學校需要仔細考慮線上形式的實施方式，並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準備。

(III) 水運會

疫情下中學推行水運會的現況

學校舉辦水運會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提高學生的身體素質，還可以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協作能力及增強學校凝聚力等。根據表 6.3.7、6.3.8 及 6.3.9，在 2021-22 學年，只有 17.53% 的學校(17 所中學)舉辦過水運會。對於舉辦水運會的學校，10 所中學(佔 58.82%)的水運會只有半天；而 7 所中學(佔 41.18%)則用了 1 天。此外，所有舉辦水運會的學校都選擇了在康文署的泳池進行。可見學校舉辦水運會的比例相對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疫情稍為緩和時，康文署的泳池只作有限度開放。而舉辦水運會需要投入較多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等資源，所以學校在籌辦水運會時需要充分考慮資源和時間等因素，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表 6.3.7：學校有舉行水運會(不包括學界水運會)

學校有舉行水運會	學校數目
有	17 (17.53%)
沒有	79 (82.47%)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6.3.8：水運會日數

水運會日數	學校數目
0.5 日	10 (58.82%)
1 日	7 (41.1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7 所舉行水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6.3.9：舉行水運會的地點

舉行水運會的地點	學校數目
校內的泳池	0 (0%)
康文署的泳池	17 (10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7 所舉行水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在疫情期間，舉辦水運會受到很多限制。首先，由於疫情的爆發和傳播，學校需要加強疫情防控措施，例如測量體溫、消毒、佩戴口罩等，以確保學生和工作人員的安全。此外，學校還需要遵循政府和衛生處的相關規定和教育指引，限制人群聚集，盡可能減少疫情傳播的風險。學生只可以在泳池邊比賽前才可以除下口罩，比賽完畢又要立即以酒精洗手及戴上口罩。有些學校更採取一些特別措施，例如將水運會改以轉播形式以取消現場參觀，以減少學生聚集，但現場的比賽氣氛、觀眾的歡呼就欠奉。

根據表 6.3.10 的資料，在舉辦水運會的學校中，學生參與的比例分佈如下：學生參與少於 20%的學校 3 所中學(佔 20.00%)；學生參與 20%-40%的學校有 7 所中學(佔 39.99%)；學生參與 40%-60%的有 5 所中學(佔 26.67%)；學生參與 60%-80%的學校及 80%-100%的各 1 所中學(各佔 6.67%)。大部份學校舉辦的水運會，只有少於 40%的學生參與。這當然直接與學生是否懂游泳、願不願意參與比賽、是否有足夠練習有關。在疫症肆虐三年期間，康文署的泳池根本沒有開放，學生很難有正常游泳練習吧。與舉辦陸運會情況不同，學生欠缺練習仍參與水運會涉及的風險較高，加上額外的防疫措施，所以大部份學校水運會的學生參與低，甚至只是少數學校有舉辦水運會，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表 6.3.10：水運會參與學生佔全校的比率(不包括工作人員)

水運會參與學生佔全校的比率	學校數目
少於 20%	3 (20.00%)
20%-40%	7 (39.99%)
40%-60%	5 (26.67%)
60%-80%	1 (6.67%)
80%-100%	1 (6.67%)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7 所舉行水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6.3.11：水運會有啦啦隊

水運會有啦啦隊	學校數目
有	10 (56.25%)
沒有	7 (43.7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7 所舉行水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6.3.12：水運會頒獎禮中有設校外頒獎嘉賓作體育經驗分享

水運會頒獎禮中有設校外 頒獎嘉賓作體育經驗分享	學校數目
有	10 (56.25%)
沒有	7 (43.7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7 所舉行水運會的學校為基數	

根據表 6.3.11，10 所中學(佔 56.25%)在水運會中設有啦啦隊。在水運會中設有啦啦隊可以增加比賽的氛圍和觀賞性，同時也可以讓學生展示自己的才藝和團隊合作精神。而根據表 6.3.12，10 所中學(佔 56.25%)在水運會頒獎典禮中設置了校外嘉賓作體育經驗分享。在水運會頒獎典禮中設置嘉賓分享體育經驗可以讓學生瞭解更多關於體育的知識和經驗，激發學生對體育的興趣和熱情，同時也可以增加比賽的意義和價值。

總結

水、陸運會是重要的體育活動，不僅能夠提高運動員的水平，還能夠促進體育文化的發展，增進彼此的交流和合作。然而由於疫情的影響，舉辦傳統的水、陸運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許多比賽項目被取消或推遲，觀眾和運動員都需要嚴格的防疫措施和管理規定，以確保比賽的安全舉行。此外，疫情還對運動員的訓練和比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需要運動員和教練們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應對。

為了解決疫情對課外活動帶來的困難，一些學校嘗試推行線上運動會，以虛擬的方式進行比賽和表演。這種新的運動模式不僅為學生提供了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還能夠增強學生在數位技術和創新方面的能力。同時，線上運動會也為觀眾帶來了更多的參與方式，無需實地到場就能欣賞比賽和表演。此外，線上運動會還能夠克服地域限制，運動員和觀眾不再受制於地理位置和距離，可以更方便地參與和觀賞活動。這種新的運動模式也為未來的課外活動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可以更好地滿足學生和社區的需求，促進體育文化的發展和交流。

我們也特別欣賞學校在疫情期間的堅持和努力，為舉辦水、陸運會和推行線上運動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學校實施了嚴格的防疫措施和管理規定，保障了參與者的健康和 safety，同時也努力提供更多的參與方式和支持，讓學生和社區能夠繼續參與和享受課外活動的樂趣。在未來，我們應該繼續支持學校的努力，積極探索和推行新的運動模式，為學生和社區帶來更多的參與和發展機會。

第 4 節：境外遊學/境外交流

羅愛萍、梁慧盈

引言

境外遊學在中學階段對學生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透過境外遊學，學生能夠超越教室的限制，深入體驗不同文化和教育體系，並與當地學生互動交流。這種跨文化的體驗不僅擴大了他們的視野，還培養了他們的跨文化意識和語言能力。同時，境外遊學也提供了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和適應新環境的機會，促進了他們的個人成長。

遊學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走出課室，到學校以外的實地進行考察，讓學生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不同地方的氛圍，親眼目睹事物的細節，直接操作一些物品，並與人進行對話交流，以獲得全方位和多感官的學習體驗。對學生而言，更具體的遊學交流體驗是到那些擁有不同教育體系和理念的地方進行學習體驗，感受他人獨特的教學風格，增強對其他地方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能夠提升自己運用其他語言的能力。通過與自己成長環境不同的地方進行比較，學生可以加深對世界的理解和觀察。短期的海外學習之旅經驗對學生的成長非常重要，可以幫助他們更早地適應社會，培養獨立思考和穩定成長的能力。這樣的經驗讓學生在陌生的環境中學會獨立，保護自己並了解自己。參加遊學團意味著學生在沒有父母和家人幫助的情況下，需要學會與同輩相處和解決問題(彭智華，2019)。

疫情的爆發使得中學生無法進行傳統的遊學活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無法獲得遊學所帶來的豐富學習體驗。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學校可以轉向網絡平台，提供線上遊學課程和虛擬交流活動，讓學生通過網絡技術與其他地區的學生互動，了解不同文化和教育體系。這樣的網上遊學交流仍然可以拓寬學生的視野，培養他們的跨文化意識和語言能力。雖然學生無法親身體驗實地考察，但透過線上遊學，他們仍然能夠獲得多感官的學習體驗，並發展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可以透過網絡平台與全球連結，繼續豐富和擴展他們的學習旅程。根據目前的數據，有 87.50%的中學沒有安排學生參加網上境外遊學，而只有 12.50%的中學提供這樣的安排(見表 6.4.1)。

表 6.4.1：學校安排學生參加網上境外遊學

學校安排學生參加網上境外遊學	學校數目
有	12 (12.50%)
沒有	84 (87.5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9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學校舉辦的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目的地涵蓋了多個國家。首先，中國大陸擁有豐富旅遊資源及文化遺產，而且香港的學校與不少內地學校已結為姊妹學校，所以有 **21.05%**的學校會以中國大陸為網上遊學活動目的地。此外，有 **21.05%**的學校選擇了日本為網上遊學活動目的地，這個國家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先進的科技發展，吸引了眾多學生的關注。也有 **21.05%**的學校選擇了德國作為網上遊學活動目的地，這可能是因為德國在科學、技術和工程領域有著卓越的聲譽。

另外，韓國也成為了一個受歡迎的網上遊學活動目的地，佔了 **10.53%**。這可能是因為韓國在流行文化、音樂和時尚方面的影響力不斷增長。

此外，新加坡、台灣、越南、印尼和英國也分別有 **5.26%**的學校選擇為網上遊學活動目的地。這些地方可能被選為目的地，是因為它們在文化、教育或經濟方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這些目的地的選擇反映了學校對學生經驗和學習機會的關注，旨在通過網絡平台提供跨文化的交流和豐富的學習體驗，雖然無法實地旅行，但仍然能夠透過虛擬交流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社會(見表 6.4.2)。

全球疫情影響下，香港學生未能一如以往前往日本進行體驗交流活動。有見及此，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在 2022 年 3 月 1 日由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沖繩觀光會議局及沖繩縣香港事務所合作舉辦了一個「沖繩網上遊學體驗」活動(見圖 6.2)。由一眾同工努力，加上專業製作團隊，讓是次網上遊學體驗視訊流暢度有別於一般網上活動，將新穎的遊學體驗活動帶給大家。這活動對於香港的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成員來說，提供了一個實際的機會，讓他們能夠深入了解網上遊學的運作方式。

在這個網上遊學體驗活動中，沖繩的導賞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能夠提供有關沖繩的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識和資訊。他們可以透過網絡視訊平台與學生互動，回答他們的問題，解釋活動內容，並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和見解。沖繩的導賞員的存在使得網上遊學體驗更具教育價值和深度。他們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並幫助他們理解和欣賞沖繩的文化特色。同時，老師還能提供實用的旅遊建議和安全提示，確保學生在日後的旅遊計劃中獲得最大的益處和保障。



圖 6.2：「沖繩網上遊學體驗」活動

表 6.4.2：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目的地

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目的地	學校數目
中國	4 (21.05%)
日本	4 (21.05%)
德國	4 (21.05%)
韓國	2 (10.53%)
台灣	1 (5.26%)
越南	1 (5.26%)
印尼	1 (5.26%)
新加坡	1 (5.26%)
英國	1 (5.2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總數 19 次回覆 為基數	

當疫情期間中學生無法進行傳統的境外遊學活動時，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活動成為一種替代方案。根據數據分析，舉辦網上境外遊學最主要的原因是讓學生認識當地的文化(佔 100%)。透過網絡平台，學生有機會與當地學生互動，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傳統文化。這樣的交流不僅能拓展學生的視野，還能培養他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意識。此外，41.67%的原因是與姊妹學校的交流。網上境外遊學活動提供了與海外姊妹學校建立聯繫的機會，透過虛擬交流和合作項目，學生能夠與其他地區同學共同學習和合作，促進跨國文化交流。

其他原因包括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8.33%)、為升學探索及搜集資料作準備(16.67%)、學校宣傳(8.33%)以及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50.00%)。這些原因反映了學校在疫情期間舉辦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多重目的，旨在提供學生全面的學習體驗，豐富他們的知識和技能(見表 6.4.3)。

表 6.4.3：疫情期間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疫情期間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	學校數目
(1) 認識當地的文化	12 (100%)
(2) 與姊妹學校的交流	5 (41.67%)
(3) 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	1 (8.33%)
(4) 為升學探索及搜集資料作準備	2 (16.67%)
(5) 義工服務	0 (0%)
(6) 運動訓練體育交流	0 (0%)
(7) 參加比賽	0 (0%)
(8) 為學校宣傳	1 (8.33%)
(9)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	6 (50.0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總數 12 間學校的回覆 為基數	

儘管無法親身體驗實地考察，但透過網上境外遊學活動，學生仍然能夠在線上環境中與世界各地的人互動，拓展視野，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並為未來的學習和發展奠定基礎。學校的舉辦網上境外遊學活動提供了一個彈性和創新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在疫情期間仍然能夠獲得國際視野和豐富的學習體驗。

比較 2017 年度及 2023 年度學校為學生於疫情期間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在 2017 年進行的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顯示，中學為學生舉辦境外遊學的原因多種多樣。2017 年度學校舉辦境外遊學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配合學科需要、增強學術知識；與姊妹學校的交流；認識當地的文化；以及為升學探索和搜集資料作準備。這些原因旨在提供學生更廣泛的學習機會和國際視野，豐富他們的學術知識、促進文化交流，並為未來的學術和職業發展打下基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認識當地的文化，佔比達到 94.12%。學生們透過實際體驗和深入了解當地文化，能夠豐富自己的視野並擴展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另外，有 79.41% 的學生參與境外遊學是為了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相關學術知識。這種形式的遊學提供了學科相關的學習機會，有助於學生更深入地了解並學習相關學科的知識。除此之外，37.25% 的學生參與境外遊學是為了為升學做準備，探索和搜集相關資料。這種遊學可以提供實際的升學資訊和經驗，幫助學生做出更明智的升學選擇。另外，24.51% 的學生參與境外遊學是為了參與義工服務活動，以貢獻社會並體驗志願服務的意義。這種形式的遊學能夠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國際視野。少數學生則參與境外遊學是為了進行運動訓練和體育交流(佔比 6.86%)，或是參加相應的比賽或競賽活動(佔比 6.8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學生將為學校宣傳和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列為參與境外遊學的原因。

從表 6.4.4 可以觀察到 2022 年疫情對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對比了學校選擇實施境外遊學和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如下：

- (1) 文化交流和體驗：100% 的學校選擇網上境外遊學是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認識和體驗不同的文化。儘管是通過虛擬平臺，但學生可以通過線上課程、文化交流活動等方式來感受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魅力。
- (2) 學校間合作交流：41.67% 的學校選擇網上境外遊學是為了與姊妹學校進行合作交流。網路技術的發展使得學生可以通過視訊會議、線上討論等方式與其他學校的學生進行互動和交流，促進學校間的合作和共同發展。
- (3) 學科知識深化：8.33% 的學校選擇網上境外遊學是為了幫助學生深化學科知識。通過線上學習資源和課程，學生可以進一步提升學術能力，擴展知識領域。

- (4) 升學和職業發展準備：16.67%的學校選擇網上境外遊學是為了幫助學生做好升學和職業發展的準備。通過網路平臺，學生可以瞭解不同的升學選擇和職業領域，搜集相關資料和資訊，為未來的發展做出有根據的決策。

學校選擇實施境外遊學和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有一些差異，但主要目標仍然是促進學生的文化交流和體驗，並豐富他們的學科知識。同時，學校也意識到網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可以通過線上平台擴大境外遊學。

表 6.4.4：比較 2017 年及 2022 年學校為學生舉辦(實體/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
(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學校為學生舉辦(實體/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	2017 年學校數目	2022 年學校數目
(1) 認識當地的文化	96 (94.12%)	12 (100%)
(2) 與姊妹學校的交流	11 (10.78%)	5 (41.67%)
(3) 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	81 (79.41%)	1 (8.33%)
(4) 為升學探索及搜集資料作準備	38 (37.25%)	2 (16.67%)
(5) 義工服務	25 (24.51%)	0 (0%)
(6) 運動訓練體育交流	18 (6.86%)	0 (0%)
(7) 參加比賽	7 (6.86%)	0 (0%)
(8) 為學校宣傳	0 (0%)	1 (8.33%)
(9)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	0 (0%)	6 (50.0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總數 102 間學校 的回覆為基數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總數 12 間學校 的回覆為基數

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形式

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形式有多種，根據數據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果：

- (1)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該景點介紹景點內容 (75.00%)：這種形式下，學生透過網絡平台可以實時觀看景點的實景，同時由主持人在該景點現場進行介紹和解說。學生可以透過視頻連接與主持人互動，了解該景點的歷史背景、文化特色和重要資訊。
- (2)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介紹景點內容 (16.67%)：這種形式下，主持人可能不在景點本身，而是在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進行介紹。學生透過網絡平台觀看景點的實景，同時與主持人進行互動，了解景點的相關知識和資訊。

- (3) 只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但是由香港的老師自行介紹景點內容 (0%)：根據數據，沒有學校採用這種形式。
- (4)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景點實地介紹景點內容 (25.00%)：這種形式下，學生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在景點實地進行解說。雖然不是實時的互動，但學生仍然可以透過影片了解景點的特色和重要信息。
- (5)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介紹景點內容 (8.33%)：這種形式下，主持人不在景點現場，而是在其他地方進行影片介紹。學生觀看預錄的影片，同時與主持人進行互動，獲取景點相關的知識和資訊。
- (6) 只觀看預先錄製的遊歷影片 (8.33%)：這種形式下，學生僅通過觀看預先錄製的遊歷影片來了解景點。這些影片可能提供詳細的介紹和視覺體驗，但缺乏實時互動(見表 6.4.5)。

雖然在網上遊學活動中由香港的老師自行介紹外國景點內容是一種可能的形式，但可能沒有被採用的原因有幾個。首先，香港的老師可能對外國景點的具體細節和實地經驗了解有限，缺乏深入的洞察和實際體驗。其次，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可能使溝通和解釋變得困難，無法提供當地文化的全面解釋。最後，與當地的專業合作夥伴合作能夠提供更準確、專業和深入的知識和體驗。這些合作夥伴通常具有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地經驗，能夠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外國景點介紹。儘管如此，如果香港的老師具備相關的外國旅遊經驗和專業知識，並且能夠提供準確、有趣和深入的外國景點介紹，他們仍然可以作為網上遊學活動的介紹者。這取決於他們的個人能力和背景。

表 6.4.5：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形式(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學校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形式	學校數目
(1)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該景點介紹景點內容	9 (75%)
(2)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	2 (16.67%)
(3) 只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但是由香港的老師自行介紹景點內容	0 (0%)
(4)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景點實地介紹景點內容	3 (25%)
(5)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與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	1 (8.33%)
(6) 只觀看預先錄製的遊歷影片	1 (8.3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總數 12 間學校 的 回覆 為基數	

學校選擇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可能涉及到時間的彈性安排、對合作機構的信任、對學校課時的影響、學生的意願以及老師籌辦能力等多個方面。學校會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以確保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實施和效果能夠符合學校和學生的需求。

學校選擇以上形式的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多種多樣，可以包括以下幾點：

- (1) 網上境外遊學的時間編排較彈性(66.67%)：這種形式的遊學活動可以根據學校的時間表進行靈活安排，不受實地遊學所需的航班和行程安排的限制。學校可以根據學生和老師的可用時間，選擇最適合的遊學時段，提高活動的參與度和效果。
- (2) 熟悉網上遊學機構的背景及信任主辦網上遊學的機構(50.00%)：學校可能已經與某些網上遊學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並對其背景和專業能力有所了解。這種信任和熟悉度使學校更傾向於選擇這些機構作為合作夥伴，以確保遊學活動的品質和安全性。
- (3) 對學校課時的影響較少(33.33%)：相比於實地遊學，網上境外遊學不需要學生長時間離校，對學校的課時安排和教學進度影響較小。這樣可以更好地配合學校的學業計劃，讓學生獲得境外遊學的同時也不會錯過重要的學習內容。
- (4) 學生的意願 (25.00%)：學生對於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意願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學生對這種形式的遊學有興趣並願意參與，學校可能更傾向於提供這樣的活動機會，以滿足學生的需求和期望。
- (5) 老師籌辦網上遊學的能力 (33.33%)：教師在籌辦網上遊學活動方面的能力也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如果學校有具備相應技能和經驗的教師，能夠有效組織和指導網上遊學活動，那麼學校更有可能選擇這種形式的遊學。

綜合以上數據，學校選擇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可能涉及到時間的彈性安排、對合作機構的信任、對學校課時的影響、學生的意願以及老師籌辦能力等多個方面。學校會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以確保網上境外遊學活動的實施和效果能夠符合學校和學生的需求。

表 6.4.6：學校選擇相關形式的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學校選擇相關形式的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	學校數目
(1) 資金	2 (16.67%)
(2) 網上境外遊學的時間編排較彈性	8 (66.67%)
(3) 熟悉及信任網上遊學機構	6 (50.00%)
(4) 對學校課時的影響較少	4 (33.33%)
(5) 家長的支持及信任	0 (0%)
(6) 學生的意願	3 (25.00%)
(7) 老師籌辦網上遊學的能力	4 (33.33%)
(8) 配合學校的課程需要	3 (25.00%)
*括號內的百分比以總數 12 間學校的回覆 為基數	

總結

香港特區政府曾於疫情期間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呼籲香港市民避免非必要的外遊計劃。世界各國實行不同的檢疫措施，香港市民若必須外遊應密切留意最新情況和衛生署建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0)。網上遊學體驗活動對於無法實地體驗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寶貴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網上環境中得到有意義和深入的學習體驗。

網上遊學體驗活動對中學生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由於各種原因，學生可能無法親身前往外國進行實地體驗，這樣的活動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首先，網上遊學體驗活動能夠擴大學生的視野。透過虛擬的旅遊體驗，他們可以了解不同國家和文化的特色，探索世界各地的名勝景點和歷史遺址。這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其次，網上遊學體驗活動提供了實質的學習機會。學生可以透過與導師互動、參與虛擬導覽和文化課程，深入了解目的地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知識。這種深入學習的經驗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同時豐富他們的知識領域。此外，網上遊學體驗活動還培養了學生的技能。通過參與虛擬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和展示成果，學生可以發展他們的溝通、協作和創造力等 21 世紀核心能力。這些技能在他們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生涯中都具有重要價值。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在學界的推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使得網上遊學體驗活動對中學生來說成為一個寶貴的機會。這種活動不僅能夠擴大學生的視野和知識，還能夠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技能發展。對於無法實地體驗的學生來說，這種遠程學習形式為他們帶來了豐富而有意義的學習體驗。

第 5 節：歷奇活動

李春花

歷奇活動/訓練營是中學經常舉辦的活動之一，所以本研究會跟進在 2021-22 學年(疫情期間)，全港中學推行歷奇活動/訓練營的情況。

表 6.5.1：2021-22 學年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	71 (73.96%)
沒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	22 (22.92%)
沒有填寫	3 (3.1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9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6.5.2：2021-22 學年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次數

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次數	學校數目
1 次	30 (42.25%)
2 次	22 (30.99%)
3 次	11 (15.49%)
4 次	4 (5.63%)
5 次	2 (2.82%)
6 次	2 (2.82%)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1</u> 所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為基數	

表 6.5.3：沒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原因 (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沒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原因	學校數目
1. 受疫情影響，需要取消	14 (63.64%)
2. 校內已有類似活動	9 (40.91%)
3. 與學校發展或課程無關	3 (13.64%)
4. 資金不足/沒有資助	2 (9.09%)
5. 擔心學生安全或紀律問題	2 (9.09%)
6. 欠缺人手	1 (4.5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2</u> 所有沒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為基數	

表 6.5.4：進行歷奇活動/訓練營的模式 (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進行歷奇活動/訓練營的模式	學校數目
1. 外判予校外團體，並租用校外場地進行	45 (63.38%)
2. 外判予校外團體，在校內進行	31 (43.66%)
3. 由學校老師及社工籌劃，並在校內進行	26 (36.62%)
4. 線上/虛擬歷奇活動	1 (1.41%)
5. 其他：	
• 由老師及社工籌劃，並用校外場地進行	2 (2.82%)
• Smarteens	1 (1.41%)
• 由學校老師及學生領袖策劃，帶領新一屆同學預備成為學生領袖。	1 (1.41%)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1</u> 所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為基數	

表 6.5.5：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目的 (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目的	學校數目
1. 領袖訓練	70 (98.59%)
2. 提升自信	63 (88.73%)
3. 團隊精神建立	57 (80.28%)
4. 提升共通能力	42 (59.15%)
5.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	31 (43.66%)
6. 改善學生行為	30 (42.25%)
7. 作為輔導學生的切入點	23 (32.39%)
8. 疏導學生精力	9 (12.6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1</u> 所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為基數	

表 6.5.6：外判歷奇活動予校外機構籌辦時最大的考慮點

外判歷奇活動予校外機構籌辦時最大的考慮點	學校數目
1. 所提供活動的類型及內容	33 (46.48%)
2. 服務質素	32 (45.07%)
3. 價錢	3 (4.23%)
4. 導師資歷	2 (2.82%)
5. 其他：安全	1 (1.41%)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71</u> 所有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為基數	

在 2021-22 學年，有超過 7 成受訪學校舉行歷奇活動/訓練營（表 6.5.1）。超過 7 成學校舉辦一至兩次相關活動（表 6.5.2），可見歷奇活動仍然是中學經常舉辦的課外活動之一。

歷奇活動的參加者一般會是較出眾的學生，例如學生領袖、學生會委員等，所以受訪中學會以歷奇活動作為領袖訓練的用途（表 6.5.5）。歷奇活動可算是一個非常有用訓練學生領袖的方式。透過歷奇活動，學生可以學習如何解決問題、領導和溝通等，這正是領袖需具備的元素。另一類歷奇活動的參與者會是操行欠佳的學生，學校會透過歷奇活動改善學生行為，或作為輔導學生的切入點（表 6.5.5），但這只是少數學校舉辦歷奇活動的目的。整體而言，受訪中學皆認為歷奇活動能提升學生自信和共通能力，並建立團隊精神（表 6.5.5），有助學生個人成長。尤其是中學生處於青春期的階段，是建立自尊和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歷奇活動實有助學生於學校課程以外認識自己的強弱項和發掘個人潛能。

沒有舉辦歷奇活動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響，需要取消（表 6.5.3）。2021-22 年度疫情反覆，下學期更經歷多个月的停課，甚至是「提早」三月便放暑假。由於歷奇活動多是外判予校外團體（表 6.5.4），實在難以預計延期至何時再舉行，所以唯有取消。只有極少數學校表示因資金或資助不足而不舉辦歷奇活動（表 6.5.3）。這是因為自 2019/20 學年起，政府向公營學校發放恆常的「全方位學習津貼」（教育局通告第 16/2019 號：全方位學習津貼）。故此也有部份受訪中學表示會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舉辦歷奇活動（表 6.5.5）。

最後，有關進行歷奇活動的模式方面，有大部份受訪中學皆外判予校外團體，只是舉行地點（租用校外場地或在校內進行）有分別而已（表 6.5.4）。歷奇活動有別於學校一般課外活動，需要學生完成不同程度具挑戰性的任務，有些更要攀爬，或在高空完成任務，涉及不少個人安全問題。所以需要專業，並受過訓練的導師帶領，並非一般學校老師能勝任，所以必須外判予校外團體。所以從研究結果（表 6.5.6），受訪中學表示外判歷奇活動予校外機構籌辦時，最大的考慮點是服務質素及所提供活動的類型及內容。政府亦明白外判機構在歷奇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全新的「青年歷奇訓練活動資助計劃」⁶，資助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為青年人提供歷奇訓練活動，以支持青年人的健康個人發展。

極少數受訪中學會舉辦線上/虛擬歷奇活動（表 6.5.4），因為歷奇活動強調體驗式學習，所以即使疫情中有不少課外活動，甚至交流團都改成線上模式進行，唯歷奇卻不可行。

第七章：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的統籌及行政工作

司徒雪萍

新高中學制推展至今已有十年。在此學制下，學生要在高中三年完成合共 250－375 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本研究探討了新高中實施整整十年對課外活動統籌及相關行政工作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亦探討由 2020 年至今為期 3 年的疫情如何影響學校組織課外活動及推行其他學習經歷等行政工作。

以下研究關注受訪學校內關於課外活動的行政工作，包括負責組織學會或其他活動的學生級別(表 7.1)；學校有沒有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成績(表 7.2)；學校用甚麼機制決定學會興廢(表 7.3)；課外活動組在學校負責統籌的工作(表 7.4)；學校在正規課時內安排其他學習經歷的情況(表 7.5)；學校在新高中規劃 5 大其他學習經歷範疇的總時數(表 7.6)。在疫情下學校認為較難推展的其他學習經歷範疇(表 7.7)；學校於過去十年間對其他學習經歷重視程度的變化及原因(表 7.8 至 7.9)。最後，本研究亦蒐集了學校於疫情間所組織的線上課外活動之例子及其成效(表 7.10)。

(a) 組織學會或其他活動(學生會及社除外)的學生級別

表 7.1：負責組織學會或其他活動(學生會及社除外)的學生級別 (可選多於一項)

負責組織學會或其他活動 (學生會及社除外)的學生級別	學校數目
中一	3 (3.13%)
中二	7 (7.29%)
中三	33 (34.38%)
中四	83 (86.46%)
中五	85 (88.54%)
中六	3 (3.1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96 所 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隨着中學改為六年制，中五會考和中七高考逐步走進歷史，由全體中六生應考的新高中文憑試取代。相比起以往高考年代中六學生常被委派為各學生組織的領導，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六學生由於要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學校組織課外活動的擔子便落入一群中四、中五甚至中三同學身上。在老師眼中，這群學

生似乎不及以往那些中六學生般令人放心，組織活動的能力和活動的質素也好像不及以前。但正因如此，作為老師的我們才更顯重要。我們放手讓學生組織活動，也要在背後張開救生網。讓學生遇到不可解決的問題、即將放棄前提供及時的幫助。當然，太早的介入，甚至由老師全權負責組織活動也會令學生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會令老師增加額外工作負擔。究竟怎樣才是合適的時機出手幫忙？怎樣拿捏箇中幫忙的程度？便完全取決於學生的能力和活動的複雜程度。不過隨著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還有網路世界信息日益豐富，學生的自學能力日益增強，故此老師的角色，應由以往的資料提供者，變成學生組織活動的協調者，放手讓學生組織學校活動，這對學生成長會有莫大的幫助。

(b) 記錄學生的課外活動成績

表 7.2：學校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成績的情況(可選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沒有 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	17 (14.78%)	8 (7.84%)	12 (12.50%)
有 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	98 (85.22%) 當中記錄： •學生出席次數 61所學校 •活動成績/結果 59所學校 •導師對學生評價 45所學校 •學生自評 12所學校 •其他同學的評價 2所學校 •其他 (SLP) 1所學校	94 (92.16%) 當中記錄： •學生出席次數 73所學校 •活動成績/結果 71所學校 •導師對學生評價 34所學校 •學生自評 11所學校 •其他同學的評價 2所學校 •其他 3所學校 [SLP, OLE record及學會活動表現(質性)]	84 (87.50%) 當中記錄： •學生出席次數 69 所學校 •學生的表現/獲獎紀錄/結果 61 所學校 •導師對學生評價 13 所學校 •負責教師對活動的評價 20 所學校 •學生之間互評 5 所學校 •學生自評 7 所學校
	*括號內百份比以 115 所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102 所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96 所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每所學校在課外活動的評鑑並沒有統一的做法。以現時香港一般中學的做法，有約九成學校會記錄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記錄的項目以學生於課外活動的獲獎紀錄為主，其他包括學生出席次數、導師對學生評價、同學之間互相的評價、學生自評，甚至是學生對活動的評價。學生在活動的表現是被評鑑的目標，評鑑者主要是老師，也有學生自己或其他同學，這些都是「評學生」的指標。這樣做法的目的是記錄學生在非學科課程的表現，也有學校會用以製作學生學習概覽 (SLP)。評鑑的形式以量化數據為主(例如出席時數、老師評等級)，配合可能是質性的描述(老師的評語或學生自評)。

此外，也有學校負責老師評鑑課外活動的成績/結果(評活動)。其實此舉是籌辦老師對活動的反思，除了可以記錄剛完成活動的成績/結果，也可思考改善活動的做法，為著下一循環籌辦類似活動時作準備。一些較具組織的做法更會聆聽其他老師、同學的聲音，那麼便可以獲得更全面的資訊、更立體地「評活動」。

(c) 學會興廢的機制

表 7.3：學校興廢學會的機制(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2012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17 年調查)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由校長、副校長、 課外活動主任決定	77 (66.96%)	62 (60.78%)	73 (76.04%)
視乎有沒有老師 肯擔任導師/領隊	69 (60.00%)	67 (65.69%)	64 (66.67%)
視乎有沒有有一定 數量學生參加決定	63 (54.78%)	69 (67.65%)	60 (62.50%)
透過諮詢同學意見 (例如問卷)決定	26 (22.61%)	25 (24.51%)	32 (33.33%)
透過諮詢老師意見 (例如問卷)決定	24 (20.87%)	34 (33.33%)	24 (25.00%)
其他	• 1 (0.87%) (試辦1年才決定是否成立)	• 1 (0.98%) (校長決定)	• 1 (1.04%) (有沒有學生申辦) • 1 (1.04%) (學生主動向老師反映)
	*括號內百份比以 <u>115</u> 所 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u>102</u> 所 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括號內百份比以 <u>96</u> 所 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學校要設置或廢除學會，現時全港大約七成中學會諮詢校長、副校長或課外活動主任，由他們宏觀地按學校需要興廢學會。這種行政主導的方法可以快捷地敲定學會數目，在尚未開學時已編排老師人手，在暑假前的老師招聘/離任時也可以一併考慮其擔任學會的崗位。但課外活動的學會如果沒有老師肯擔任導師或沒有學生參加也只是一個空殼，所以分別有超過六成的中學會以此作為學會興廢的指標。

如果要最貼近學生及老師的興趣，用以開設或刪除課外活動的學會，現時全港分別有 24%及 35%的中學會主動諮詢老師及學生的意見。其中聆聽學生的聲音在這 10 年間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反映學校更加希望掌握學生興趣，才開設或刪除學會，然後才配對合適的老師帶領該學會。其實學校只要在學期末放暑假前設置學生問卷，便可更準確掌握學生需要。

(d) 課外活動組在學校統籌的工作

表 7.4：課外活動組在學校統籌的工作(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1. 負責統籌學會、社等傳統課外活動	90 (93.75%)
2. 負責統籌「其他學習經歷」	53 (65.63%)
3. 負責統籌「全方位學習」等活動課程	48 (50.00%)
4. 負責統籌軍訓營或歷奇訓練	39 (40.63%)
5. 負責統籌境外遊學活動	34 (35.42%)
*括號內百份比以 96 所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從研究結果發現，現時中學的「課外活動組」涉及籌辦或協辦大量學校活動，除了負責統籌學會、社等傳統課外活動，約六成的中學「課外活動組」還同時負責統籌「其他學習經歷」；也有一半學校同時負責統籌「全方位學習」等活動課程；而大概十年前起已成為中學常規活動的境外遊學活動及軍訓營或歷奇訓練，也有分別三成及四成學校由「課外活動組」同時負責。當中大約有 35 所學校在我們提供的選項中填寫了四項，甚至全選五項。此外，課外活動組也在學校的大型活動例如開放日、籌款活動及校慶等等擔當重要的統籌角色。研究者認為學校領導層必須審視課外活動組同事的工作量，如有些工作的質和量要求不斷膨脹，例如境外遊學團、其他學習經歷、陸運會、開放日及對外宣傳等……除了很方便地「交給課外活動組」，在可行的情況下，亦可以思考設立新的組別處理相關活動，例如境外交流可以交予「境外文化交流組」負責，開放日可以交予「對外宣傳組」或者「收生組」負責；校方更可外在適當時候對課外活動組同事多加鼓勵及給予肯定，例如有學校會安排多於一位高級學位教師級別的同工擔當課外活動主任或其他學習經歷統籌主任，攜手發展學生培育的工作。

(e) 學校推行「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OLE)

新高中學制由 2009 年正式開始推展至今已達 13 年，所有學生除了必須修讀四科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和 2-4 科選修科目(有部份學校容許學生退修至選修 1 科)，他們還要在修讀高中這三年間，利用 10%-15% 的課時體驗其他學習經歷(OLE)。其他學習經歷是新高中學制下所有中學生及老師必定共同經歷的課程，所以本研究會從每所中學籌辦其他學習經歷負責老師的視角，分析這個課程的課時安排、於新冠疫情下最難規劃的範疇及學校推行線上其他學習經歷活動的例子、學校對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視程度及這個課程對學生個人成長的幫助。

表 7.5：學校在正規課時內安排「其他學習經歷」的情況

	學校數目 (2022 年調查)
學校在正規課時內 沒有 安排「其他學習經歷」	22 (22.92%)
學校在正規課時內 有 安排「其他學習經歷」	73 (76.04%) (有 1 所學校沒有填寫)
	括號內百份比以 96 所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表 7.6：中四至中六其他學校經歷範疇所分配的時數

「其他學習經歷」範疇	普遍學校於 3 年新高中在各範疇安排的學習時數 (3 年高中「其他學習經歷」總課時約 250-375 小時)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最少約 30 小時—最多約 250 小時(總課時 10%)
社會服務	最少約 20 小時—最多約 250 小時(總課時 10%)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最少約 20 小時—最多約 250 小時(總課時 10%)
藝術發展	最少約 30 小時—最多約 250 小時(總課時 10%)
體育發展	最少約 30 小時—最多約 375 小時(總課時 15%)

根據教育局指引，學校須配合整個高中教育階段之總課時為 2200-2600 小時，當中有 250-375 小時(10-15%)更要按不同的範疇組織「其他學習經歷」。雖然教育局曾經表示學校只需整合自身既有的活動，例如早會、班主任節、運動會、歌唱比賽及全方位學習日，便可輕易在時數上達標。所以正如本研究發現，有約兩成的學校根本不需要在正規課時內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又例如學校的生涯規劃組(CLP)本來已提供足夠的「與工作有關經驗」的活動；社會服務組及社工機構又有足夠的「社會服務」供學生參與；學校更在高中課程提供體育課與視藝課，而且部份學生有參加樂器訓練；再加上原本的早會、德育課、班主任節及學生會選舉等均符合「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時數，故可滿足基本時數。若學校發現某些範疇時數有所欠缺又會如何應對呢？那便會好像其他七成學校般，需要在正規課時內每周、每月或每年安排課節，讓學生上「其他學習經歷」課。而根據本研究所得，大部份學校會把較大比例的數放在「與工作有關經驗」和體育發展的兩個範疇上，這相信是因為近年較多中學的關注事項是著重生涯規劃的範疇，此外，坊間近年亦出現越來越多不同類別的運動比賽和訓練以滿足不同學生的興趣，故此學校會較容易在以上兩個範疇為學生提供較多時數的學習活動。不幸的是，由 2020 年開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學校暫停面授課堂，學校連續兩個學年未能推行面授的課外活動，相關的興趣班亦改以網課形式進行。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於過去兩年的疫情期間，在推行課外活動時所面對的困難。

表 7.7: 學校在疫情下最難規劃的「其他學習經歷」範疇 (可填多於一項)

疫情下最難規劃的 「其他學習經歷」範疇	學校數目
社會服務	46 (63.01%)
體育發展	13 (17.81%)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12 (16.44%)
藝術發展	3 (4.11%)
德育及公民教育	0 (0.00%)
完全沒有困難	9 (12.33%)
*括號內百份比以 73 所有舉辦 「其他學習經歷」學校為基數。	

根據本研究結果，有 9 所受訪學校表示於疫情期間提供課外活動完全沒有難度。而大約一半的受訪學校表示於疫情期間，社會服務為最難規劃的其他學習經歷範疇。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保持社交距離及限聚令等措施持續，社福機構如老人院、青少年中心等均需要遵守隔離指引或只能有限度運作，可舉辦活動的場地也不對外開放，故學校未能安排學生到不同機構探訪及進行社會服務，就算是後期相關隔離措施放寬，期望參與活動的同學亦未必符合疫苗接種要求。

除了上述的困難，學校亦面對學生沒有興趣或不願意參加「其他學習經歷」活動的情況，其中一個主因是他們需面對沉重的學業、意義重大的公開考試，這些均破壞學生體驗「其他學習經歷」的心情。更甚者，有學校或老師輕視、懷疑這些「其他學習經歷」，他們或許會問，這些活動對學生升學真的有幫助嗎？

表 7.8: 新高中自 2009 年開始推展，學校對「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視程度

學校對「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視程度	學校數目
大幅增加	2 (2.08%)
增加	19 (19.79%)
差不多	53 (55.21%)
減少	10 (10.42%)
大幅減少	4 (4.17%)
沒有填寫	8 (8.33%)
括號內百份比以 96 所 參與研究學校為基數。	

本研究結果發現多於五成受訪學校在新高中學制下，對「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視程度是與還未實施新學制的时候相若。同時，研究發現有兩成學校增加或大幅增加重視「其他學習經歷」的課程，這相信與 2018 年行政長官向公營學校及直資學校發放的「全方位學習津貼」有關。該筆津貼由教育局每年發放，以支援學校更大力推展全方位學習活動，拓寬學生視野。另一方面，本研究亦顯示約有一成半的學校減少或大幅減少對「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視程度，當中大部份學校的聲音都認為「其他學習經歷」或「學生學習概覽」對升學的幫助較少。

表 7.9：學校對「其他學習經歷」重視程度改變的原因

		學校數目
變得 重視 的因素	有「全方位學習津貼」的支援	3
	學校更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	4
	全人教育更受社會人士認同	3
	課外活動的種類和內容比以前更豐富	1
變得 不重視 的因素	大學並不看重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及「學生學習概覽」表現	6
	疫情妨礙學校課外活動的發展	3
	學校重整課程規劃，減低課外活動的重要性	1

根據研究者與不同負責升學的老師傾談得知，大學在收到學生文憑試成績後，必須要很快決定收取學生與否。而且利用量化的成績標準可以較公平、客觀地收取目標學生，所以一般大學的學科只會直接計算學生在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取錄學生。只有某些學系(可能要求學生有特定性格、特長)才會進行面試及審閱質化的、較難直接比較的「學生學習概覽」。可能有不少老師和同學會懷疑如果未能完成「其他學習經歷」是否不能報讀大學？甚至不被承認為中學畢業？還是如「課外活動記錄」一般只作記錄之用？不過要釋除以上種種疑慮，教育局、大學及聯招相關部門必須站出來，給我們前線老師和學校一些有力證據或例子，說明「其他學習經歷」或「學生學習概覽」的用途，甚至能因此升讀特定學科。例如聯招機構要讓學生知道，他們出席大學面試的時候，相關院校會審閱該生的學生學習概覽並就著內容加以提問。否則，當學校把「其他學習經歷」輕視的想法慢慢擴散，學校又會再回復到以往只是重視學科課程的日子了。

本研究亦探討了近年「其他學習經歷」變得不重要的主要原因——新冠疫情。中小學因受疫情影響，由於師生要追趕學科課程，忙於在線上進行課堂教學(網課)，暫停全部或大部份課外活動。部份校曆表內原本規劃舉行的課外活動也改作線上舉行。然而，這些虛擬課外活動，成效比起實體課程，成效一般都未如理想。

表 7.10：在疫情下學校舉辦線上「其他學習經歷」的例子及成效
(有回答本題的學校數目=51)

在疫情下，學校有沒有舉辦線上「其他學習經歷」	學校數目	例子	成效
有	27	線上職場分享	成效一般
		德育、藝術及職業相關的講座	成效不理想
		姊妹學校交流	成效較佳
		線上外語班	成效理想
		線上企業或博物館參觀	成效一般
		線上音樂活動	成效理想
沒有	24		

根據研究結果，超過半數參與研究的學校均有於疫情下以線上形式組織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但當中大部份學校均表示網上舉辦的課外活動成效一般，尤其以單方面傳遞信息的活動如線上講座、職場分享等活動的成效最差。主要原因是學生雖然在線，但一般未能長時間專注看著電腦屏幕，此外，學生參與線上活動時表現被動，很少會願意主動開啟麥克風並回答問題。另一方面，小部份受訪學校舉辦一些較為互動的線上活動，例如外語班和音樂班，學生的投入程度便較高。但總括來說，遠距課外活動的成本雖然較低，但欠缺相關主持人與學生的實體互動交流，學習內容會相對局限。

本研究在問卷最後以開放式問題，問到從老師的視角，學生在經歷三年「其他學習經歷」的得益。只有兩所學校的老師表示學生這三年獲益甚少。而其他有回應的學校均認同新高中三年的其他學習經歷課程能達到新高中課程擴闊學生的視野的目標：

「擴闊視野。」(學校 3, 4, 8, 24, 39, 40, 43, 52, 58, 69)

「more exposure, more mature」(學校 18)

「擴闊眼界，豐富體驗，知所選擇。」(學校 24)

「多份見識，體驗」(學校 24)

「增廣見聞。」(學校 40)

「增加個人學習經歷。」(學校 43)

「拓寬視野，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和優點。」(學校 79)

「擴闊眼界，擴大社交圈子。」(學校 81)

「對世界多了認知。」(學校 84)

「擴闊視野、提升自信、協作能力及團隊精神。」(學校 92)

「擴闊視野，個人成長、社交能力、社會服務意願有所增長。」(學校 93)

「擴闊視野和了解自己。」(學校 94)

其次，也有部份學校的老師認為學生更認識自己，增加能力及技巧：

- 「了解自己及生涯規劃。」(學校 7)
- 「自我認識，團體合作。」(學校 50)
- 「部份同學找到自己的前途方向。」(學校 67)
- 「讓學生認清自己未來發展方向,定立清晰目標。」(學校 68)
- 「學生找到自己方向，有着更明確的目標。」(學校 75)
- 「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未來與學習緊扣着,亦令他們更為著緊。」(學校 95)

也有學校特別提及讓學生體驗「其他學習經歷」，可促進全人發展：

- 「協助全人發展。」(學校 13,16,73)
- 「有不同方面的體驗。」(學校 49)
- 「全人發展。學生學到在不同範的知識和技能，且待人接物態度有所提升。」(學校 64)
- 「補充課本以外的『質素』。」(學校 90)

另外也有學校認為學生能透過參加「其他學習經歷」改善人際關係：

- 「自信心，人際關係改善。」(學校 21)
- 「加強學生之間的關係，製造校園回憶。」(學校 38)
- 「成長經驗、人際關係、學校文化。」(學校 51)
- 「學到除學科知識，擴展人際網絡。」(學校 89)

總括而言，負責籌辦「其他學習經歷」的中學老師覺得這個課程或多或少能夠拓闊學生的眼界；也能夠令學生認識自己、認識這個社會；增強學生的能力及技巧。不過也有一些老師認為高中學生的讀書及升學壓力太大，「其他學習經歷」對升學的用途也不確定；學生參與的積極程度不高；老師在籌辦相關範疇活動也遇到一定的困難。



虛擬實境（VR）課外活動在疫情期間貢獻良多

餘音

一場全球疫症，我們飽受痛苦，是大自然對我們的教訓及提醒嗎？

執筆之時已是 2023 年夏天，所有防疫措施基本上已經撤銷，一切都已「復常」。真的一切回復到疫症前的模樣嗎？有沒有發現學生有什麼不同？當我們作為前線老師投訴學生的學術根基很差，不知道學生在過往 3 年學了些什麼學科知識...這是否反映網上課堂的效能不如實體課堂？當我們發現學生好像很被動、很自我、不懂得與人溝通、沒有「規矩」、不懂得「睇人眉頭眼額」...這是否反映學校教育除了教導學生學科知識，還讓學生有意無意間學習了一些待人接物技巧，建立了一些價值觀及態度，例如同理心、責任感、尊重他人、正向思維等。而學生必須透過親身體驗、投入參與、與人互動才可以在這些非學科課程，甚至是隱蔽課程 (Hidden Curriculum)⁷ 建立這些價值觀及態度。

當學校努力追趕因為疫情失去了的課時，發覺學生好像學少了什麼知識，生怕學生應付不了考試。那麼考試之後呢？這些學科知識在我們日常生活用得著嗎？(但大部份學校都傾斜、側重這範疇的課程)！試想想現時這群 12-18 歲的中學生，無論完成中學課程後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他們所學習的學科知識真的能夠應付未來超過 40 年的工作生涯嗎？或許我們有時會問，學生在畢業後肯定會對學校所教授的知識忘得一乾二淨，那麼我們的學生其實最需要在學校學些什麼，以應付將來千變萬化的社會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2018 年發表關於預測 2030 年教育的報告書《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ducation 2030》⁸，前言指出「要面對將來的不確定性，我們的學生要發展好奇心(curiosity)、想像力(imagination)、抗逆力(resilience)及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他們需要尊重及欣賞其他人的意見、觀點及價值，也要學懂處理失敗及被否定，並在逆境中前進。他們也要學懂關懷朋友、家庭、社會及地球。」Robinson & Aronica (2015)在“Creative Schools: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一書也提出類似觀點，指出我們要培育學生面對將來多變的社會，教育就要有以下 8 Cs 的元素：

- Curiosity (好奇心：發問的能力及探索世界如何運作)
- Creativity (創造力：產出新點子的能力及懂得如何實踐)
- Criticism (批判力：懂得從分析資訊到形成合理的論據和判斷)
- Communication (溝通能力：懂得以不同的媒介及形式，有自信及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Collaboration (合作能力：懂得如何與其他人建設性地合作)
- Compassion (同理心：對他人感同身受並作出合宜反應)

- **Composure** (內心安詳靜定：聯繫內在的自我，培養出內在和諧及平衡的能力)
-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及責任：積極投入、關心及建設社會事務)

試試回想我們都是怎樣跨過這次世紀疫症的難關呢？首先要處理自己，讓自己內心安詳靜定(**Composure**)；然後要發揮我們的同理心(**Compassion**)，關心身邊的親人、朋友、同事、學生；繼而推展至社區、香港、國家，甚至世界(**Citizenship**，公民身份及責任)。解決問題例如怎樣安排學生網上課堂，當然不可以單打獨鬥、單獨面對，要與人合作(**Collaboration**)，過程中也要與人溝通，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Communication**)。面對未知的困難，例如我們在本研究報告看到學校及老師如何變奏，在嚴謹的防疫措施下舉辦活動，我們更加需要好奇心(**Curiosity**)及創造力(**Creativity**)，才可以產出的新點子，嘗試解決困難；也需要從分析資訊形成合理的判斷(批判力，**Criticism**)。不是嗎？當一些低技術工作逐漸被淘汰，例如快餐店、超級市場收銀員被自動條碼閱讀器取代；銀行櫃檯出納員被自動櫃員機、網上理財取締；流水作業式工廠工人換上全自動機械臂生產線等...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人工智能(**AI**)，例如 **ChatGPT** 等⁹，甚至已經令一眾專業人仕，例如醫生、律師、翻譯、繪畫師等感到工作受威脅！將來我們的學生肯定會面對更多變化的社會、更艱難的道路。其實學生更需要學習 **8Cs** 的這些「心法」，但這些技能甚至是態度，學生必須透過親身體驗才可以獲得，現在的學校課程(包括傳統學科課程及非學科課程)真的能夠培育學生 **8Cs** 的技能和態度嗎？或許我們可以退後一步，想想我們是什麼時候獲得這些技能和態度？肯定不會是在公開考試「背誦」評分標準(**Marking Scheme**)的時候吧！我們的創意、好奇心絕大部份是來自「留白的空間」、空閒的時間；與人合作、溝通表達及批判力可能是來自一些課外活動或是高度合作的計劃(**Group project**)鍛鍊；培育同理心和關心社會最有效的方法絕對是透過服務學習吧；要做到自身的安詳靜定，有人會選擇做運動、藝術、音樂等不同的興趣，筆者就最喜歡走進大自然，山水之間有自然的治療心寧良方。

筆者有時候十分慶幸成長於香港，在接受教育的時候除了在課堂吸取學科知識，學校還有多樣化的課外活動，讓我們可以自由參加；更有空閒、留白的空間，讓我們可以發「白日夢」。要令香港的教育走上這條道路，筆者認為轉捩點是在 1983 年 3 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馮以泓先生邀請當時教育署長梁文建先生，舉辦中學校長研討會¹⁰，確認課外活動對學生成長的重要；建議在學校設立課外活動主任一職，以統籌學生的活動；更建議在教育學院成立培訓老師組織課外活動的課程；又倡導成立課外活動協會，推動香港的課外活動發展。彈指間剛巧 40 年過去，當日種下的種籽已經發芽，茁壯成長並默默地貢獻著教育界，培育香港的下一代。

龔萬聲博士

註釋

1.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學停課安排：

第一及第二波疫情（2020 年 1 月至 5 月）

2020 年 1 月 25 日，香港政府宣佈，為減低疫情擴大的風險，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延遲復課，復課日期為 2 月 17 日。至 1 月 31 日，政府再宣佈，全港學校進一步延遲復課，停課至 2 月 29 日，復課日期為 3 月 2 日。2 月 13 日，全港學校再延至 3 月 16 日復課。2 月 25 日，全港學校再延至 4 月 20 日復課，並傾向分階段復課。3 月 21 日，全港學校由原定 4 月 20 日開始分階段復課的時間再延期，而政府會在復課三星期前作通知，最早 5 月底開始分階段復課。5 月 5 日，政府宣佈分階段復課，並採取半日制，中三至中五復課日期為 5 月 27 日；小四至中二復課日期為 6 月 8 日。

第三波疫情（2020 年 7 至 9 月）

7 月 10 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宣佈所有中小學提早於 13 日開始放暑假。若學校舉行重要考試，如中三至中五的考試，同學可於 7 月 13 日至 17 日完成考試再放暑假。8 月 3 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宣佈所有學校在原訂日期展開新學年，但所有面授課程暫停，學校可以網上形式授課。而對於跨境學童，他指將盡快開始與深圳方面商討，研究有沒有更多選擇可方便跨境生在深圳學習。8 月 31 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宣佈中小學和幼稚園在 9 月 23 日起逐步恢復面授課堂，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和幼稚園高班在 9 月 23 日恢復面授課堂，中二至中四、小二至小四、幼稚園低班和幼兒班則於 9 月 29 日恢復面授課堂。他又稱所有面授課堂會以半日形式進行。另外，他指由於某些如迎新和輔導課堂等活動均以面對面形式為佳，而某些班級亦需要準備公開試，學校可在 9 月 16 日起安排不多於全校六分之一學生回校進行不超過半日的活動。

第四波疫情（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5 月）

11 月 20 日，因疫情反覆及上呼吸道感染並存因素，自 11 月 23 日起全港小一至小三停課 14 天，至於由 11 月中起停課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停課期結束日將由原定的 11 月 27 日，延至 12 月 6 日。11 月 29 日，政府宣佈因近日校園發現師生和學生家長確診，全港所有幼稚園和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和提供非本地課程學校）在 12 月 2 日起暫停面授課堂，直至聖誕假期開始。翌日，教育局宣佈中六或需於該年參與公開考試之班別可回校準備，但仍要以半日制形式進行，回校人數不可超過學校最高限額的六分之一。12 月 21 日，教育局宣佈延長幼稚園、中小學及特殊學校停課期至翌年 1 月 10 日，學校可按需要安排準備公開試或進行考試的全校不多於六分之一學生回校，但須以半日制形式進行。2021 年 1 月 4 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停課期將會延長至農曆新年假期，而從 1 月 11 日起，所有年級皆可以被安排回校上課，但學生人數仍不得超過全校的六分之一，小學只可以上午，中學可上下午，而中學上下午須為兩個不同的班級。

教育局於 2021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循聚漸進復課、中學和小學，分為高中、初中、高小、初小，三級同學返上午班、三級同學返下午班，並取消午飯時間，以避免除口罩交叉感染的機會，但最多只可以返全校六分之一至全校三分之一學生。

2021 年 2 月 3 日，教育局宣佈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農曆新年假後，回校學生可以增至不多於全校三分一；若學校教職員能定期每兩周檢測，可有條件恢復半天面授課。

2021 年 3 月 1 日開始，所有進入學校的市民或訪客，必須用安心出行二維條碼或登記個人資料才可以進入。2021 年 3 月 18 日開始，全港十八區學校，如學校有一名學生有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全校停課五天、方便全校消毒。

2021 年 3 月 26 日，教育局宣佈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後，回校學生可以增至不多於全校三分二；若學校教職員能定期每兩周檢測，可有條件恢復半天面授課。

2021 年 5 月 11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全港學校將在 5 月 24 日起，可恢復全校半日面授課堂。

第五波疫情（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2 月）

2022 年 1 月 14 日，幼稚園，小學，特殊學校小學部停課。2022 年 1 月 24 日，中學、特殊學校中學部停課，但中六生可回校上半日課。2022 年 1 月 27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全港學校暫停面授課堂至 2 月 21 日。2022 年 2 月 14 日，教育局宣佈由於疫情仍然嚴峻，中小學及幼稚園繼續暫停面授課堂至 3 月 6 日。2022 年 2 月 22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為了配合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全港學校包括國際學校，會調整 2021/22 學年度的暑假安排，將原本在 7、8 月的暑假提前至 3、4 月，以應對疫情。本學年度最後一次上課日為 2022 年 8 月 12 日，目標在復活節後恢復課堂。

2022 年 2 月 28 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學校原則上由 3 月 7 日開始放假，直至學校復活節假期結束，然後一直上課至 8 月 12 日。

2022 年 4 月 21 日開始，幼稚園，小學，中學進入學校也必須快速測試。2022 年 4 月 26 日，特首在行政會議前例行記者會，回答記者稱，已有六百間學校復課，31 萬五千名學生上學。

2022 年 12 月 30 日，教育局宣佈 2023 年 2 月 1 日起逐步恢復全日面授課，首先是中學，然後是小學及幼稚園，幼稚園，小學，中學進入學校進行快速測試要求維持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https://zh.wikipedia.org/2019冠狀病毒病香港疫情相關安排> [30/9/2023 擷取及總結]】。

2. 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教育局在學校推展國家安全教育可參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https://www.edb.gov.hk/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 [30/9/2023 擷取]】。
3. 價值觀教育
教育局在學校推展價值觀教育：
教育局指出學校可培育學生十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和「勤勞」(於 2021 年 11 月加入)，作為推動價值觀教育的方向。
參考《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
【<https://www.edb.gov.hk/4-key-tasks/moral-civic> [30/9/2023 擷取]】。
4. 中學教育的學習宗旨
教育局指出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為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涯規劃、資訊素養、共通能力、語文能力、寬廣的知識基礎、國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認同。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7-learning-goals/secondary> [30/9/2023 擷取]】。
5. 學校數目的資料：教育局 2021/22 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幼稚園、小學及中學)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Enrol_2021.pdf[25/5/2023 擷取]】。
6. 由政府青年發展委員會舉辦之「青年歷奇訓練活動資助計劃」，可參考以下網頁：
<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positive/adventure.html>
7. 隱蔽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隱性課程指的是學校的教學計劃中未有明文規定，但通過教育經驗間接產生的實踐或影響，例如某種規範、信念和價值的傳達。它可以發生在課堂或社會環境之中，而學生的休息時間也是隱性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隱蔽課程>[30/6/2023 擷取]】。
8.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2018 年發表關於預測 2030 年教育的報告書《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ducation 2030》可參考：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30/6/2023 擷取]】。

9. 很為學者都提出人工智能(AI)，例如 ChatGPT 對不同工作的影響，例如：
- A. Shaji George, A. S. Hovan George, & A. S. Gabrio Martin. (2023). ChatGPT and the Future of Work: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I's Impact on Jobs and Employment. *Partners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Journal*, 1(3), 154–18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076921>
- Kim, D. H. (2023). A Study on the Job Replacement Impact of ChatGPT and Education Method.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3(4), 105-122. <https://ejsit-journal.com/index.php/ejsit/article/view/245>
10. 「課外活動」中學校長研討會：
- 研討會由香港教育署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聯合主辦，於 1983 年 3 月 30-31 日連續兩天在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師馮以宏先生為籌委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博士致開幕詞，並由當時署理教育署長梁文建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教授、市政局議員周梁淑怡女士、康樂文化署助理署長容德根先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幹事許賢發先生、教育署署理首席教育主任梁壽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馮以宏先生、陳若敏博士及吳白弢博士等在這兩天分別就課外活動的不同議題，發表論文、專題討論，確認課外活動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最後建議在學校設立課外活動主任一職，以統籌學生的活動；更建議在教育學院成立培訓老師組織課外活動的課程；又倡導成立香港課外活動協會，推動香港的課外活動發展。

參考文獻

- Robinson, K., & Aronica, L. (2015). *Creative Schools: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 N.Y., U.S.A.: Viking.
- Rogers-Shaw, C., Carr-Chellman, D. J., & Choi, J. (2018).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Guidelines for accessible online instruction. *Adult learning*, 29(1), 20-31.
- Tomlinson, C. A., & McTighe, J. (2006). *Integrat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Connecting content and kids*.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王宏宇(2007)。〈談在體育訓練仿真中虛擬現實技術的應用〉。《吉林體育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頁 61。
- 何慧嫻(2004)。〈讓數字演譯體育無限精彩—電子競技運動在中國的發展〉。《體育文化導刊》。第 8 期，頁 3-7。
- 魯競新(2012)。〈虛擬現實在體育仿真中的應用探析〉。《才智》。第 11 期，頁 64。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0)。〈立法會十八題：學校遊學團及交流團〉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09/P2020120900301.htm>[30/6/2023 擷取]】。
- 彭智華(2019)。〈遊學交流的必然趨勢〉。《灼見名家》2019-6-21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 教育-遊學交流的必然趨勢[1/7/2023 擷取]】。
- 馮以浚、黃毅英、劉錦民、黃光啟 (1994)。〈香港中學課外活動調查報告〉。載陳德恆（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會十週年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龔萬聲、鄭金洪(2013)。《香港中學課外活動(2009-2012)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畢業同學會。
- 龔萬聲、鄭金洪(2018)。《香港中學課外活動(2017)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作者所屬學校

文達聰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司徒雪萍	張祝珊英文中學
李春花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李綺妮	基督教崇真中學(至 2023 年 8 月)
殷秀汶	天主教伍華中學
梁慧盈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劍鋒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鄭金洪	基督書院
羅愛萍	民生書院
譚智聰	青年會書院
龔萬聲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依姓氏筆畫排序)

封面設計：殷秀汶 (天主教伍華中學)



聯絡我們：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地址：

香港東九龍郵政局 郵政信箱
68029號 陳國柱 轉交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電郵：

info@hkeama.org.hk